

T1681/2402(4)

勸

善書

九十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九

嘉言

一日之益。○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不登高山。不知天之

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釋能於釋加。年凡佛法中。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演

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衆生。令速成菩提。○說是經。故得無量福

漸具功德。疾成佛道。○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着。○讀是

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不生貧窮卑賤醜陋。

道燒香行禮。晨夕誦經。棄諸雜想。心注太真。尅得玄降。白日飛騰。○長齋

誦靈章。五靈互相扶。功及天地。共世慶有餘。○若復讀誦。依經脩行。晝

夜不懈。是人所在。自得安樂。隨所往生。○為諸天人。演此妙寶。得悟之者。

保躋仙阼。○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以仙官。隨所擁護。

感應

哈佛大學哈佛英宗
圖書館珍藏印

出經

華嚴

元至正李丑。陝西有民家小兒甫三歲。一日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衝前
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尚無恙。縣官驚曰。此小兒焉知我名。乃進而
問之。小兒為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為故人
也。復與縣官言曰。自與君別來。已歷三生矣。今得再相見於此。萬幸也。縣
官因問曰。汝前身喜潛心玩易。尚能記憶否。小兒笑曰。真是曾用此工夫。
不虛費也。言已別去。縣官因言。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一著。故能出生
入死。不受生死移換。

唐董雄。河東人。貞觀中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罪累與同列李
敬玄。王欣俱被維繫。雄專念法華普門品。滿三千遍。以求脫免。鏢忽夜解
落。雄驚告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鈎束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
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恠。重鏢封札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
有聲。雄復告忻玄等。明日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鏢自相離。敬玄素不信
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鬼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此事。乃深悟
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鎖亦解落。視之

如雄無異。不久俱免。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
究其蹟。嘗講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夜夢月墮其懷。乃擘而食之。
脆如冰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云。於我
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遊。止醴泉山。專誦法華為業。乃至數千遍。貞觀中。因
病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為
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
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讚歎。乃函盛
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五代全州進士唐伯甫。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
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
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其他日亦得祿。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
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晉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遵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講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遂絕。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歎之聲。曾於大江遇風濤。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李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復精勤矣。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公幹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迫臨。四望數十里。闐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物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顛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中。

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宋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媪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無如也。乾道四年。女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於臨安。赴歛僧舍。旋命僕泣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爐。未出。聞喧呼聲。衆視之。則有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皆舍利。衆競取之。僕切於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餘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兒。高不盈寸。李始嘆異。訪諸姨云。此媪平生險惡。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他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法華經十餘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每日清晨。鍾靜。只聞如是而已。媪生前罵人。當積口業。而用三十六年誦經。遂故獲報。乃爾。亦其善念堅固所致云。

唐永徽年中。太白山有兩僧。名道祥。慧悟。祥持涅槃。悟受華嚴。忽有居士

作禮請一僧齋。僧云：二人不知請誰。居士云：請華嚴師。悟乃赴請。於是居士置悟於衣上坐。令其瞑目。只耳聞颼颼風聲。少頃放他開目。不知到處。唯見屋宇嚴麗。延悟入堂。禮佛纔畢。忽五百僧翔空而至。悟遂下坐。居士語曰：此日齋音。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時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引悟坐於聖衆之上。齋罷。居士令一童子送還。童子請悟開口。飛入口中。悟即騰身空中。謂祥曰：神仙請齋。遂獲神通。今欲暫之。金闕昇空而去。

唐上元中。洛州敬愛寺有律僧歸觀。及鄭州界。迫暮投店次。有僧至。不知其名。並房安泊。其後來僧謂主人曰：貧道疲餒。酒酤三升。肉買一斤。飲散迨盡。律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恣飲酒肉。不知慙愧。其僧默而不答。少頃索水漱口。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大方廣佛華嚴經。入如是我聞。至寂滅道場。其僧口角兩邊俱發明光。透射房舍。洎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光明轉盛。誦至六帙。即歇收光。其僧乃卧。天明律師涕泣懺過。輕謗聖賢。願罪消滅。

周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纈。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尺鴳音晏巢於衣裓。古得切也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闡。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闡。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時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跏趺而化。

昔佛告四衆。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太子。擊鼓宣令。四方求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供給。走使時有阿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床座。身心無倦。于時奉事經於千載。為於法故。精勤給侍。令無所乏。爾時王者。釋迦文是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密。成等正覺。廣度衆生。

昔過去日月淨明德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菩薩聲聞衆。說法華經。是菩薩樂集苦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即作念言。我得是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於佛及法華經。我雖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即於佛前。自然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

昔有四比丘。於法華經。極生殷重。卷舒祕教。甘露未霑。由是結契山林。共期佛慧。幽居日積。衣糧單盡。萬里雲霄之志。可得言哉。其一人云。吾等四窮。尚不存身。法當安寄。汝三人宜以命奉道。我一人者。當給所須。自爾振錫門閭。以求供給。雖寒暑代謝。甘喜無愠。以故三人功圓事辦。一世之益。當無量生。其一人者。數涉人間。屢逢聲色。垢器未火。難可護持。偶見王者。出入車駕。喧闐生心。動念愛彼光榮。功德熏脩。隨念受報。人間天上。常得為王。福雖不賞。亦有限也。三人既得道果。會而議曰。我免樊籠。功由此人。彼耽果報。增長有為。從此死已。當沉火坑。幸其未墜。正宜設化。一人云。此王着欲而復邪見。若非愛鈎。無由可拔。一人可作端正婦。二作聰明兒。兒婦之言。必當從順。如宜設化。果獲改邪。時國王者。即妙莊嚴王。今華德菩薩。是其婦。即淨德夫人。今光照莊嚴相菩薩。是而昔二子。即淨藏淨眼。今藥王藥上二菩薩。是。

宋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經。

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後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翰寫誠懺。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夢。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分甦。母子俱安。

昔天竺國有一阿蘭若

華言閑靜處

比丘名摩訶羅。讀摩訶衍。華言大乘德行彌著。

國王正信。嘗布髮掩泥。令比丘蹈。又有比丘來白王言。此人不多讀經。何

大供養。王言我曾一日夜半欲見此比丘。即到其所。見彼在一窟中。讀法

華經。有一金色光明人。乘白象王。合掌供養。我方親近。彼即滅沒。我問大

德。以我來故。金色光明人滅耶。比丘言。此是徧吉菩薩。徧吉自言。若有人

誦法華經。我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讀是經。徧吉自來矣。徧吉即法華經

中普賢菩薩也。我聞是已。禮足而退。是故我今常當供養。

姚秦法師鳩摩羅什

華言童壽。此法師名也。

龜茲國人。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其母嘗

携至月支國。見一羅漢曰。此沙彌至三十五。若不破戒。當大弘佛教。度無

數人。戒若不全。止才明法師而已。毋唯其言。一日謂曰。大闡東土。唯爾之

力。但於爾自身無益耳。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使大法流傳。能洗蒙

俗。雖身當鑪。鑊無恨矣。時苻堅據關中。太史奏云。有德星現外國分野。嘗

有大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羅什。將非是耶。即遣呂光率兵伐

龜茲。光既獲。什迴至涼州。聞苻堅為姚萇所害。乃據關外。僭號後涼。萇卒

子興。襲位。廟庭俄生連理樹。逍遙園。葱嶽為龍。以為祥瑞。遂伐呂光。迎什

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興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講說。什辯通華夏。覽

舊經。與胡本乖謬。以弘始八年。於草堂寺。與僧慧辯等八百餘人。對舊經

考校。譯此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後忽感疾。即語眾云。因法相遇。殊未盡

心。無何緣謝。所譯法華等經。幸共流布。若所譯無謬。愿焚軀後。舌不焦爛。

言訖而終。至於闍維。舌果不灰。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畏服之。常以入道之要。慧

解為本。故讚仰羣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辯問超卓。咸稱神悟。

後遁蹟虎丘寺。有講臺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

來聽受。一日不見。師念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遂獲改報。今在某家為兒。

子待過數年。却來奉事。洎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于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啓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暮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隋僧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衆見凌空西向而去。

隋僧等觀。生于富陽孫氏。為僧已後。聞智者開法佛隴。遂往依承。專誦法華。兼能講說。貞觀中。赴餘杭法忍寺講。忽一夜見神人曰。吾錢唐阜亭祠神也。師嘗經過廟庭。弟子巡游不值。今故特來求授戒法。師即為然。香秉宣。至明日夜半。奄然命終。

晉僧法莊。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遠公弟子。性率直。以苦行有名。誦法華經。自為恒業。常於靜夜。鄰者每聞師房前。有兵仗羽衛之聲。

隋僧法京。姓朱。會稽人。年少聚沙為塔。高丈為殿。合掌稱佛。忽遇乞食僧勸之曰。汝可往天台山出家。彼有初依菩薩說法化世。兒即奔往。便侍智者為弟子。智者笑曰。宿願力故。今得相遇。於是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師因

教誦法華經一部。兼脩懺法。後隨侍智者入廬山。即於陶侃瑞像閣內。要制法華三昧。俄見一僧云。汝法名未勝。應改名為普明。則照了三世矣。自是從改為號。晚旋歸國清。所居之房。乏水。師想念石上。忽流泉。又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而隱。一時於赤城松林中。現身高數十丈。章安頂禪師親見之。

陳僧慧思。武津李氏子。幼立志持戒。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十年專誦法華。七載常行方等。九旬常坐脩一行三昧。續詣北齊慧文禪師。所諮稟禪法。長夏攝心。夏滿受歲。慨無所證。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然開悟。法華三昧。及餘大小法門。後止光州大蘇山。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金字法華。衆請講二經。即與敷叙。莫非幽蹟。次至南嶽。見林泉竦淨。乃曰。此古寺基也。依言掘之。果獲殿趾器皿。又往巖下。乃曰。吾先世在此坐禪。為賊斬首。由此命終。又今世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骸。師得而頂戴。因起塔以報昔恩。陳宣帝詔住棲玄寺。道俗顛仰。忽有普賢摩頂。涌生肉髻。常往瓦棺。遇雨不濕。履泥不汙。或現身大小。或窈爾藏身。瓶水常滿。若有天童給侍。臨終日。大

集門學說法。唱言衆聖相近。泯然命終。感異香滿室。遠近咸聞。時太建元年也。

陳僧智顛。齋出潁川。世居荊州華容縣。十八出家。湘州果願寺。二十剃髮。受具。即往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壽普賢觀。歷於二旬。三部終畢。後住尾棺寺。首開法華玄義。隱居天台。初宴息於銀地。時經行於東南峯。或居方丈。誦法華經。而入三昧。衆魔惡鬼。競來惱害。師於禪定中。亦不覺神之變。恠。一時講誦法華。感普賢乘白象。躡駕於前。隋煬帝居蕃。請為菩薩戒師。乃賜智者之號。後歸老天台。一夜忽夢大風吹壞寶塔。是時詔書連徵。至石城像前。遽云有疾。遂命弟子唱法華經。而自讚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

隋僧慧超。生丹陽沈氏。性溫裕。自幼從釋。專課法華。聞光州思大禪師定慧雙明。毘尼華言兼善。乃與智者虛心潔己。摠衣請業。思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游衡嶺。復與智者同塗誦經。移歲後。隱終南。八載行道。倍隆三慧開思也。大唐伊始。榮重京師。師自入道。即誦蓮經。五十餘年。萬有餘遍。洎

寢疾將終。召衆告曰。往返吾之常也。長生不忻。夕死不感。第一義空。清淨智觀。是吾凭仗。言已。向西而逝。遺言令露屍松石。以施禽獸。弟子依教。停一月餘。顏色如生。還累塔以窆之。

隋僧智琛。姓張氏。清沂人。年十七。亡二親。漆患至篤。知無生意。夜忽見月。遂念月光菩薩。因而得差。深知三寶是我依憑。即往安淨寺出家。挺志高邁。言行俱實。逃聞智者。悟解超羣。遂抵台嶺。服膺受道。智者察其根器。乃遣行法華三昧。洎脩至二七。初夜坐禪。乃見一九頭龍從地涌出。上升虛空。琛明目白師。師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入法性空耳。又嘗於寶林寺。脩法華三昧。啓脩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琛師問之。答曰。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答問如前。寺有慧成禪師。聞其事。而言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是必相害也。天曉扣戶問之。見其猶在。甚喜。成因以報永陽王。王即遣數十兵吏。執杖防護。琛曰。命由業也。豈在防護。謝而去之。至第二夜。鬼即入來。徧打東西。於三七日。恒爾為惱。琛坦然無懼。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

隋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峯行頭陀華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食粒若盡。唯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遂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晝夜。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燃一臂於嵩嶽。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七衆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隋僧道悅。俗張姓。荊州人也。十二出家。玉泉寺。器識沉邃。安貧苦節。長誦法華。以為德業。玉泉智者創置。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恠石一片。懸之。每誦經一卷。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有祥感。知而不傳。嘗患水腹。急如鼓。一夜誦經。水忽流注。洪腫頓消。

晉僧靜生。蜀郡郫人。俗袁氏。少為僧。以苦行聞。成都守宋豐請主三賢寺。誦法華經。又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忽有一虎來蹲於前。徹章乃去。後誦習次。常見四神人左右侍衛。年雖垂老。行業彌堅。洎感疾。即付囑門人。跌坐而化。

晉高昌僧法緒。德行嚴峻。飯蔬飲水。後入蜀。居劉師冢間。行頭陀行。兩兒見而不傷。常處石室。誦法華。維摩華言光明三經。忽於一夏。在石室中。右脇命終。七日不壞。香氣襲人。每夕放光照徹數里。鄉人異之。即於屍上為起冢塔。

晉僧法義。俗姓竺。十三歲入道。專勤梵行。誦正法華經。住瓦棺寺。後遷會稽寶山精舍。咸和二年。染疾。誦習無虧。夜夢一僧為出腹。胃洗滌垢穢。洗已。還納腹中。夢覺。疾即痊愈。晉帝嘗宣至禁中。從受五戒。供奉殷厚。至太和年。不疾而化。勅市新亭崗。起塔安窆。

晉僧竺法曠。俗臯氏。寓居吳興。志操高卓。戒行淵深。本師寢疾。曠為祈誠。禮懺。凡七晝夜。因感五色光明照室。其病即差。後止於潛青山石室。每言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平居則誦。

謝安為吳興守。時往展敬。晉簡文帝召至。命齋懺。以遣妖星。晚遷禹穴。昌原寺。為百姓拯救危苦。莫不效驗。有人常見師行坐間。每有鬼神數十輩。衛於前後。享年七十六。

晉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餘里。有青蓮花兩本。生於陸地。道俗爭觀。因掘其地。一丈二尺。得一瓦棺。而蓮出於棺之壞處。斷棺視之。有髑髏拴索。其蓮根生於齒頰間。時有說者曰。昔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服。以瓦為棺。此其是矣。

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經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朽。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終。置屍巖下。餘骸並朽。其舌如故。

宋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頌人所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合龍。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雲奔。盈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

燭然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泐至額。猶聞經聲。大眾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時元嘉廿八年也。

宋僧瑜。俗姓周。吳興人也。弱冠出家。行業純備。於廬山南建招提寺。以居之。常持蓮經。未嘗少替。一日謂友人曰。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遠哉。遂積柴為龕。設齋辭眾。是日雲雨交零。乃發誓曰。若我捨身無悔。天當晴朗。不然即霽霈矣。言已。兩霽。至夜入龕。合掌趺坐。誦藥王本事品。火燄至體。其坐自若。眾見紫氣騰空。經日不散。時年四十四。過後十四日。瑜之舊房。忽生雙桐樹。枝葉豐茂。貫壤直聳。識者以為娑羅雙樹。克炳泥洹之道。瑜之庶幾。故見斯瑞。因號雙桐沙門。

宋僧慧益。廣陵人。出家壽春。後憇竹林寺。氣節卓越。精誦法華。誓願焚身。作真法供。凡在見聞。毀讚尤多。初絕粒食酥油。後斷酥油。服香丸。雖四大綿薄。而精神警正。孝武深加敬異。遣使諫止。不從。以大明七年佛生日。於鐘山南。置鑊辦油。乃詣闕辭帝。帝見改容。師再三囑以佛法。而退。帝親駕

見臨時四衆奔集。師乃入鑊。纏以吉貝。灌之以油。將欲發火。帝復止之。益
確固不從。且曰。微軀賤命。何足介聖意。願乞度二十人出家為佛法助。勅
許之。益執燭自然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睫。猶聞其聲。衆見悲慟。響震山
谷。帝忽聞空中笳管之聲。異香芬馥。盡日方還。是夜帝又夢益振錫而至。
復囑以佛法。翌日帝設大會。度二十人。勅於燒所建藥王寺云。
晉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
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安王聞之。累詔
奉迎。因暫下山。王與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散亂。
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
見光明。競拜宣闕。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宣闕。光
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
光。衆又喧闕。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
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迴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晉僧法志。結菴餘杭山。誦法華經。朝夕不懈。有雉築于菴之側。每聞誦經。

聲。則翔集於座傍。若侍立聽受狀。如是者七年。一日憔悴。師撫之曰。汝雖
羽族。而能聽經。苟脫業軀。必生人道。明旦遽殞。師即瘞之。及夜方假寐。夢
童子再拜曰。我即雉也。因聽師誦經。得脫羽類。今生於山前王氏家。為男
子。右腋猶有雉毳。見可驗也。僧詰朝至其家。問之。果然。王氏一日設齋。志
方踵門。此子遽然曰。我和尚來也。舉衆異之。攜以示志。志撫之曰。此我雉
兒耳。遂解衣周視。其腋下果有雉毳。志曰。至七歲宜聽出家。父母唯之。至
時入山。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命云曇翼。授與蓮經。不遺一字。志師歸寂。翼
即為此山第二祖矣。

宋僧弘明。生於會稽羸氏。出家雲門寺。節行孤高。人所具瞻。誦法華經。坐
禪禮懺。六時不輟。感淨瓶之水常滿。人謂天諸童子給侍也。一日坐禪。次
忽有一虎蹲伏于前。久之乃去。續往永興石姥巖入定。亦有山精來惱。明
以腰繩繫之。精遜謝求脫。即曰。後不敢來。自爾絕跡。

齊僧慧豫。黃龍人。少務學。游京師。止靈相寺。徧參名師。或聞臧否人物。輒
塞耳不聽。誦法華大涅槃等經。一日寢臥。忽夢三人扣戶。衣冠鮮潔。執蓋

相迎問之。答曰：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緣未了，可延一年否？遂諾而去。至明年是日，復夢三人如初，因爾而卒。

宋僧了宣，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異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眾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二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合掌而化。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哀。闍維之處，舍利無算。

周釋慧命法師，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纔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眾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咸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晉僧跋澄，年二十出家為僧，根器魯鈍，固無所措。立志誓誦蓮經，以求西邁。日記一行，或得半偈。如是勤苦，至八十歲，方通一部。一日忽見朱衣神人，手持請疏曰：天帝奉迎。大德跋澄師曰：生來愚鈍，隨分誦持，專祈極

樂。忉利雖是勝處，非所願也。神人辭去。又一時夢七寶大塔，身居第五層，望見七寶城階，無有涯際。外有二金剛執杵而立，數十青衣，手執白拂，以拂階道。澄問答曰：此是西方寶城階道。來迎跋澄。夢覺，即語弟子曰：汝將吾衣鉢，營大眾齋。又言：汝等此時見千佛否？答云：不見。又曰：覺非常香氣否？答云：咸聞言已。向西奄然而化。

梁僧法雲，陽羨人。俗周氏，其母始生，見雲氣滿室，因以雲為小字。七歲出家，立名法雲。年三十，講法華淨名，機辯風生。嘗於一寺講敷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不空不墜。講訖乃去。時誌公道超方外，或來雲所曰：吾欲解獅子吼，請師為說。師即陞猊，剖析誌彈指曰：善哉，微妙矣。武帝一日以天亢陽，問誌曰：何計得雨？誌曰：雲能致雨，當請雲師講經。雲講法華未畢，即大霈膏澤。

梁時僧遷出於嚴氏，自幼神俊，識者奇之。師侍法師道，則自弱冠便誦蓮經，數溢六千。一日坐而若寐，夢見普賢垂光照燭，親為摩頂，書而不傳。至將示寂，方陳同志法華大品涅槃等十八部經，各講數十遍，皆制義疏流

傳後學。後歸窈窕于江陵中華山。

隋僧法崇。篤志經論。尤精法華。嘗至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因捨所居山為寺。未幾化洽湘土。

隋僧玄秀。居黃州隨華寺。性清志溫。常誦法華。每有異相。不以為奇。時當酷暑。師方誦經。友人遣价召師納涼。行至房前。忽見人馬羽衛。怖懼而返。友人親往。所見果然。迴轉後門。兵甲彌多。填塞空中。不可勝數。四眾盛傳。咸曰神異。

隋僧生。孤雲之性。初無定姿。但是伽藍。不問有無僧眾。於中止住。乞食自資。誦法華經滿一千部。即便移錫。開皇中。至靈巖寺持誦。一夜忽見神人數十。俯伏聽受。生曰。汝是何者。神曰。弟子是山神。住此已七百年。今聞法師誦經之聲。特來聽受。請師為誦。良久乃去。自是常來。師續詣相州法藏寺。建大藏於眼中。然燈供養大乘。旋誦不息。後終於彼。

隋大業中。虎丘有僧亮。十二出家。稟學唯誦法華。未滿四旬。一部通利。南游會稽。於剡縣三生像前。鄖山舍利塔前。各然一指。以表慧燈供養。尋返

故鄉。止北禪寺。一日忽索湯盥沐。與檀越作別。正坐而化。感異香滿室。

唐百濟國沙門慧顯。少出家有志。唯誦法華經。或有祈福請願。無不如意。聞講三論。便往聽受。法一染神。彌增慧解。初住本國脩德寺。有眾則講。無則清誦。四遠聞風。咸來參侍。師厭於迎接。竭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險。巖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於彼。同學昇屍置石室中。虎啖身分俱盡。唯髑髏與舌存焉。經于三年。其舌紅赤。柔軟勝初。後變為紫色。其堅如石。道俗仰止無窮。累塔表識。時貞觀初也。

隋僧法喜。生於襄陽李氏。七歲出家。荊州清溪寺。雖學諸經。唯以法華為宗。骨文帝勅住禪定寺。晚年欲祈通感。誓誦蓮經千遍。因不止舊房。巡繞塔寺。誓填本願。數滿八百。寺僧忽見一白馬駕寶車。入喜房。後歸老廬。陵唐貞觀六年染疾。召門人曰。無常已至。勿事囂擾。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眾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報喜。喜曰。世間果報已捨。如何更生。樂處。須臾異香充室。端坐而化。

唐僧會通。雍州人也。少忻道。捨。剛勁高節。隱終南豹林谷。綜業讀法華經。

因見藥王捨身。便欲仰效。私積柴木。誓欲行之。以貞觀末年。於靜夜中誦菩薩本事。以火焚燎。煙焰甚盛。卓爾跏趺。誦聲如故。衆於是時。忽見西方有大白光。流入火聚。燒已收聚餘骸。即樹勝塔。勒石山中。以傳不朽。

隋僧慧旻。河東人也。九歲出塵。服勤白業。誦蓮華經。後主光興寺。講法華經。彈指之間。異香屢至。聽者雲集。咸言善瑞。後遷通玄寺。結會行道者。一十七年。足不逾閫。隋末崩離。吳中飢饉。四衆逃難。唯旻守死禪誦。大唐開化。止南澗寺。兩兔一彪。相親同止。未終前三日。異香滿室。舉衆問師。師曰。吾後日當去。生死人之常也。寄世若行雲。各念無常。早求自度。至期果順化。

唐桂府城外。江東五里有雉山寺。其始有一僧卓菴此地。日誦蓮華經。仍能講說。忽有一雉。常來伏翼聽受。終第五卷。雉即不來。後八年。山下民家生一男子。年始八歲。不葷不葷。堅欲投其僧出家。父母聽之。既去。一日僧浴。令兒淨背。堅不肯袒衣。僧問。答曰。某前身即雉也。因聽師講誦。故報為人。今腋下猶有雉毛。故不袒也。僧因授是經前五卷。覽同舊習。後二卷則

不能也。從此山以雉名。因山置寺。寺猶存也。

隋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遶。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挾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接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角。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西霞塔西。經行禪誦。誓不寢卧。安衆八十餘人。若有凶事。卽東大吼。由此警覺。至貞觀

中年九十九。於佛降生日。熏鑪徧禮聖像。還歸于靜室。端坐而化。

唐僧法嚮。揚州人。身長八尺。骨狀魁岸。十六出家。即事勤苦。通論法華。以為德業。晚於西霞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三昧。三七精進。大獲靈瑞。知而不言。一時有虎侵害人民。日計數十。道俗設禳災大齋。虎忽入堂。搏一人去。師隨後喚住。曰。何故造次。今為設齋。可放此人。卽放之。自後諸

虎皆集。師以杖扣頭。為說正法。自此不復為害。

唐僧儀禪師。止蘇州開元寺。造大佛殿。忽見一婦人。抱兒子告師曰。兒子

為患請轉法華經一部。禪師轉畢。遽有一朱衣佩劍來者。拜曰。前日妻子為兒所患。蒙師轉經。今已得愈。特來相謝。聞師造殿。謹以錢十千相助。弟子是許將軍。師曰。公住何處。許曰。住師屋後。言訖不見。師遣人穿地尋之。乃見骸骨一具。佩劍橫身。人皆嘆異。師即祀而葬之。

唐僧法轍。絳州人。少而勤苦。通法華經。常以是業誘化一切。乃於孤山西河。造立堂宇。初置伽藍。處元無水。一旦地陷。清泉迸出。故秦州刺史房仁裕。申請寺額。即以陷泉為名。師又善持呪。多有應驗。永徽二年二月。自知將死。囑付徒眾。端然坐逝。時天色晴朗。雨華如雪。香而不釋。樹枝草葉。白同粉色。周二里餘。三日始隱。終後三年。坐身不壞。

唐釋大義。蕭山徐氏子。生而英特。十二從釋山陰靈隱寺。凡是經教。開卷必通。開元中。喪其親。因入天台佛隴。閱大藏。報劬勞。謁見左溪。稟承止觀。超然悟心。以畢大事。平生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行業。終時。咸聞空中。有奏天樂之聲。

唐僧遂端。俗張氏。授師於明之德潤寺。為人質直清粹。不妄交游。師授蓮

經。誦猶宿習。人皆駭歎。十二時中。口吻不輟。至老不懈。咸通二年。跣趺而絕。須臾。口生青蓮華七朵。芬芳香潔。遠近聚觀。於是造龕。安於東山之下。經二十餘年。塔內屢見光現。及啓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凍紵飾之。

唐僧元慧。晉平原內史陸機之裔。髫齡穎悟。長而溫潤。出塵納戒之後。入五臺山。觀禮聖迹。歸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會昌中。遭沙汰。宣宗朝。還入法流。咸通年。送佛骨舍利往鳳翔。鍊左拇指。口誦蓮經。其指復生。所誦法華。平生不計其數。三白者。白飯。白水。白鹽也。又身不偏觸。口誦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享此嘉名。以故。吳人呼為三白和尚。

唐僧鴻。莒。即楚公之兄也。出家越之龍宮寺。精通蓮經。晝夜讀誦。每見鬼神扶衛。成為添香然燈。至後唐長興中。不疾坐亡。至于三更。手敲龕門。曰。吾緣佛土善友。嫌服裝不淨。以故轉來。易畢。再坐去。至於七日。頂上猶暖。葬後。每有一虎。遶塔號叫。

唐釋貞。諱姓包。吳郡人。十三出家。龍興寺。守性沉靜。今陰是競。方逾一稔。誦徹蓮經。用是為常業。日周二部。十九祝髮。自是伊洛晉郊。凡有講筵。莫

不叅聽。天祐中。至京相國寺寓舍。講法華經十許遍。後會宋州師孔公。仰師高行。即給俸於西塔院。置長講法華堂。後將終。自具湯沐。更淨。令唱上生禮佛。忽望空合掌曰。勞煩衆聖。排空相迎。徒侶兩時並聞天樂之聲。頃刻而卒。

昔潭州門裏街北巷。有青衣寺。有僧亡其名。於此地誦法華經。每致靈異。世不具傳。一時感二青衣童子侍奉。死後葬之。忽於冢上生二蓮華。發而看之。乃自舌根而出。因建此寺。遂以青衣為名焉。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懷正信。常誦法華普門品。偶公幹乘船過吳松江。中流風作。人船俱沒。文本浮在水面。聞人語曰。但念佛誦經。必不死也。如是者三。自此隨波達于北岸。後於江陵設齋。雲徒並集。有一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遇害。當逢太平。致富貴也。言已而去。文本忽一時食碗中。得舍利二顆。獲太平富貴。皆如僧言。

隋開皇年。臨沂有王梵行。少瞽兩目。其母慈念。口授法華經。誦計一萬七千部。其後目雖瞽。其日夕往返織篋縫衣等事。皆無礙。人疑其別有所得。問之。終不肯說。布衣蔬食。終身不娶。年七十一而終。遺言送屍林野。任禽獸斂食。肉盡骨存。舌則不壞。色如蓮華。

唐王淹。琅琊臨沂人。祖父皆顯宦。淹官至黃門侍郎。生而魯鈍。專樂大乘法華一部。終始誦通。後病亡。有弟固。即新安太守。亦誦蓮經。忽夢兄曰。吾生西方。在鐵葉蓮華胎內五百年。華開始得見佛。以苦志誦經。故得西方之生。以魯鈍故。尚受胎報。告汝等知。當思來報。勤心經典。勿懈怠也。言已而別。

隋陸淳。吳郡人。雖居俗舍。心常慕道。法華一部。日夕誦持。後忽病。一向仰臥。開眼看屋。了不暫眴。有知識僧來問疾。君何仰臥視屋耶。答曰。佛記陸淳。當生夜摩天。今見彼天宮殿城闕。及諸天衆。以故我今願眎不倦。過四日遂終。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新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云。建安五年歲在庚辰。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

元鐵鏡和尚住何山座下。有恭都寺者。四明人。廉介自持。精脩梵行。日誦法華一部。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閣維舌根不壞。

宋紹興二十八年。無為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太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尚遠。遂還家。忽見百許人從路傍出。皆如三五歲兒。大呼而前。合圍擊之。季初不懼。相與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纔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搗鬚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俄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鬼遂散。老人亦不見。李迴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憊不醒。諸子揭衣視之。但青痕徧體。即就其處招魂。請僧誦蓮經。涉半年餘。始能策杖而行。老人疑土地神云。

宋陸沅。道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橫溪。文章左丞陸佃之孫。官至刑部都官郎中。任福建提舉。丁母憂而歸。中交代鄭興裔之言。間退于家。客至必合爪而言曰。某與鄭無隙。此厯劫中冤耳。果此心不妄。必彼此酬酢無了時也。予謹當以善法而解之。遂一志持蓮經。每晨起即澡浴更衣。入淨室中。

焚香跏趺。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權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日一徧者三十年。登八秩。增至三部。賦詩見意。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即以紙界方窠。劃滿百部為一圖子。積成巨軸。總其數則九千四百八十五矣。計其卷則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五矣。餘暇又閱毘盧大藏。凡是台教律部。少林心宗。無不博究。復誦彌陀佛號。一意西馳。紹熙五年。壽八十五。四月六日。索湯淨身。冠衣整容。就寢而逝。泊殮入。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蓋噴之於口鼻中也。是時女人多不聞香。豈五障所蔽乎。

唐淮寧近城河北岸。有華臺寺。其始乃一大姓家。有室女能誦法華經。其兄娶妻。心亦樂學。未幾姑與嫂俱能背誦。每至更闌夜靜。月白風清。二人同聲以誦。雖世之曼玉鏘金。無以並其韻矣。一時病。姑嫂併殂。異日嫂墓。忽生紅蓮一朵。開敷妙盛。人悉異之。啓看乃見蓮根自嫂之口。連貫姑墓。又發姑墓。其根蓋出于姑之舌本焉。蓋嫂之經從姑以授。表相因由也。唐武德中。都水使蘇長。授巴州刺史。帶家族赴官。因渡嘉陵江。中流風作。

船帆傾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喪失。唯一女使常讀法華經。浪入船中。女乃頭戴經函。誓與俱沒。既而女即不沉。隨波泛泛。頃刻至岸。捧函而上。開視其經。了無沾濕。此女後嫁於揚州。其篤信讀誦。愈於舊也。

宋紹興末。奉化縣有姓趙人。其母平日重佛齋戒。誦法華經。房下有一女使。每竊聽。久久忽記得四句。所謂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自此動靜施為。常吟咏不絕。人聞之。謂為笑語。殊不知此女亦有心處。一日作事。乖主意。箠楚至死。遂以其屍潛瘞後園。異時忽於其上。秀出青蓮華一朶。香色可愛。餘人不知其因。獨趙母默而識之。蓋所誦四句。經感應之如是也。趙母復不匿其德。密說與虛堂法師。本空空。每舉此以化人。

唐天童山景德禪寺。始西晉時。有學佛者。立祠巖下。垂四百載。至開元二十年。高僧法璿。按圖記。披榛莽。得故跡。造精舍於山麓之東。秘書省正字萬齊融。首建多寶塔於西南隅。峭拔數仞。法璿居此。日誦法華經。感天童躡雲升降。捧天食來供。師遇夜則繞塔行道。人遙見師身與塔之相輪等。初母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已而姓師焉。茲所謂太白禪師也。

寺有范的撰記。備述其事。

梁尼諱道蹟。號總持。不知何許人。得法於菩提達磨。遁居湖州下嶺之頂峯。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窀塔。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內忽有青蓮華一朶。道俗異之。因啓看。見尼肉身不壞。其華從舌根生。又於中獲蓮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勅置法華寺。

唐吳興僧抱玉。母梅氏。乃子協靈祥。即惡童穢。既誕。亂歲。即思佛乘。遂於尼總持法華寺出家。願誦蓮經。三月通貫。自此日持七部。年登二十。詣京受戒。時肅宗皇帝夜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吳音清亮。洎翌早。陞朝。勅京城僧能誦法華者二百餘人。並入禁中。帝視之。皆非所夢者。其抱玉方入關。關令問其遠來之意。答云。善誦蓮經。特來受戒也。令奏帝。即降旨。名見。帝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遂勅令上殿。賜坐誦經。至隨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大悅。曰。朕夢中所覩之光。即此也。經纔畢。賜七寶湯。令別築香壇。專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居京三年。專一持誦。又勅千福寺行道。經四七日。而梵音徧滿。常通聖聽。別居藍田精舍。復詔住資聖寺。

光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報恩。勅不允。再加首飾。戴法華經誦念。尋有詔許還。光奏曰。臣歸鄉有三願。就養老母一也。乞度天下僧二也。願增造法華寺三也。詔並許。勅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墨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像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奴一人侍行。既歸。乃依法華寺松逕築菴以居。日持華偈報上大恩。至永貞改元季冬。往別刺吏額防善。曰。余去矣。人世無常。猶如夢幻。還寺恬然坐逝。感異香飄拂。三日不消。葬于菴側。時衆咸謂師即梁朝尼總持後身。師居藍田日。寺僧先夢天童來降。告言大光經聲通于有頂。非聊爾也。光一日宴坐道場。自見神人從天而下。以手按摩于心。自爾功力彌著。形神不勞。師偶山行。忽墜龍井。即思多寶佛塔。願持此品十萬徧。恍然奮脫。有若神人捧出。後詔住資聖寺。寺文德皇后造。忽遭回祿。於瓦礫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降旨重造。光覽其經。倍加精進。次乞歸吳地。既即止。烏程相國李紳刺于吳興。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滿室。往覘光公。宴坐持經。光起面門。經聲向息。光亦隨歛。

宋太平興國中。江南僧懷德。自離俗。謹厚飭身。誦通法華。因以得度。自爾雖登講席。終以誦持為專務。晚游泗上。禮僧伽塔。屬太宗遣使賫幡華上供。德誓欲焚身供養。先捨衣盂。設齋次。衣以紙服。纏身灌蠟。禮辭衆僧。手執雙燭。登柴積上。發火誦經。至火焰熯高。猶聞誦經之聲不輟。及收餘骨。舍利尤多。遠近莫不稱嘆。

宋僧紹巖。雍州劉氏子。七歲入道。凡百經書。覽同溫習。遊方至杭州。掛錫水心寺。恒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感陸地生蓮華。舉城瞻矚。巖亟蹂之。因發誓仰倣藥王焚身。時錢王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復潛往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投而不沉。云有若神人捧足。適漁者救之。錢王即造上方院。召為期。今幸遂懷。言已坐亡。襄事官供茶毗于龍井山。獲舍利無筭。骨猶玉瑩。乃以石函寘于影堂。太師孫承祐製碑。

宋成都府有僧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遇害。一日忽見山僕曰。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在藥市奉迎。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煙

翠。見一跨溪山閣。乃其居也。僕出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遲。若至寶塔品。乞見報。師報之。先生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嘿揖焚香。側聽而入。齋則藤盤竹箸。秋飯杞菊。不調鹽酪。美若甘露。飯訖。下觀一鍰。僕曰。先生寄語遠來。不及攀送。僕即送行。僧於中途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何名。僕即於僧掌書思邈二字。僧嗟駭。僕忽不見。凡尋三日。竟迷路踪。歸視襯金。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鍰。身輕無疾。至大宋元禧中。年一百五十歲。長游都市。後隱不見。

晉僧景超。素持戒範。性質直。不苟循。解包廬山。唯誦妙經為常務。禮華嚴經。一字一拜。已及二徧。乃燒一指為供。次禮法華。煉指亦然。自後身膚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皆獲之。居晉天福中。卒於菴所。

漢僧洪真。滑州淳于氏之子。少悟塵樊。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妙法。一舉通利。生來所誦。約一萬過。鎧甲精進。餘無過事。後詣朝上表。乞焚身供養佛塔。勅不允。真歎曰。善根微弱。魔障尤強。遂退廣愛寺。聲捨衣盂。作非時施。忽怡然坐逝。經于數日。顏貌如生。洎遷化。舌根儼在。益更鮮紅。伊洛之人。重之如佛。

宋明州開元僧可久。常誦蓮經。時稱久法華。元祐八年。無病端然坐亡。過三日忽甦。云吾已神遊淨土。其土之相。與十六觀經所說莊嚴一同。七寶池中。所有蓮臺。皆書當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書云。大宋成都府廣教院熏法華。已生其中。又一金臺書明州孫十二郎。又一金臺書明州久法華。又一銀臺書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坐去。至後五年。徐道姑果坐亡。亡時聞異香滿室。過十二年。孫十二郎卒。時聞天樂之聲。靈瑞重疊。人皆仰之。

宋僧若觀。世烏鎮人。俗姓錢氏。從釋於嘉會院。立行卓爾。四眾欽之。紹興十八年。嘗結緇白輩。脩行淨業。其勸化榜子云。某伏念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唯安養之歸。則無退轉。某遁跡山間。生滅夢幻。幾二十年。不入城市。常看法華光明二經。每日各一徧。終始不倦。誓與法界眾生莊嚴淨土。入會者各念佛號十萬聲。先得道者。迺相度脫。前後命終。各執青蓮華。往生淨土。一日空相講主見訪。齋次。食方三味。忽索筆書偈。趺坐而終。空相證明。

大為勝異。茶毗正值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瑩奪目。道俗競取。而骨亦不存。

宋僧從雅。錢塘人。肄業淨住院。依天竺海月都師。得台衡三觀之傳。然無經世意。乃曰。慕虛名。爭如脩實行。言清行濁。聖賢所呵。遂歸南山天王院。專以讀誦為業。平生閱法華經五藏。金剛四藏。彌陀十藏。禮釋迦三十萬拜。禮真身塔十遍。每一字三拜。禮法華經三遍。禮彌陀佛一百萬拜。誦此佛號五千萬聲。時憲使楊傑。嘉其精脩。以所撰安樂國贊十章贈之。師欲以此化導無窮。遂圖三輩九品真容。列以贊文。刊石淨住院。一生坐不背西。其精誠類如此。後無疾坐逝。感異香滿室。天樂盈空。人皆謂西聖來迎之兆矣。

宋僧思聰。錢塘人。年十五入天竺靈隱山。就法安寺出家。立志勤苦。每日出城化僧供。夜而不寢。專誦蓮經。至二十歲。抱經投試。即預選僧。自此日持二部。餘則又稱佛號。或謂之曰。誦經足矣。何必更稱佛乎。師曰。命終欲生其國。安得不繫念在心。一日感氣疾。乃曰。某夜來已見佛菩薩眾。並云

同來接引。更兩日。吾其行矣。弟子祖安曰。恐是魔境。不可擅隨。師曰。吾命終時。若於曾中生蓮華。則往淨土之驗矣。過兩日。天始拂明。命安聲磬曰。佛及菩薩已滿虛空。眾共稱佛。奄然而終。探其身皆冷。唯胸前如掌許溫潤。有若蓮華敷榮之狀。果符所說矣。

宋僧靈照。東陽人也。生而傑異。志願為僧。自入空門。未嘗偃卧。晝夜禮誦。未逾一月。通法華光明二經。年過弱冠。中試經第。進具以來。負笈教席。盡得天台三觀之道。累尸名利。晚止華亭。超果元豐間。結諸善知識為社。仰東林之風。慕西方之訓。嘗夢彌陀三聖。師跪而問曰。某一生誦經。期生淨土。為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則生。勿復疑之。又於靜夜誦經。夢睹普賢。因即發心。造菩薩像。誓誦蓮經一萬部。以嚴淨報。餘之所誦。不計其數。忽卧疾。謂眾曰。吾病中見有異相。淨土之期決矣。遂累足而歿。闍維舌根不爛。柔潤如生。舍利遍派。赤白相間。

宋僧可諱。俗揚氏。鄞人也。七歲出家。誦通法華。二十二策經落髮。師風骨清聳。志趣不羣。攝威儀。謹言語。課誦佛書。日有常度。恪惰淨業。一覽大藏。

經九載。熏脩法華懺。行住坐卧。常在其中。不見世間過患。一日寢疾。召弟子曰。吾大事將至。汝當精進行道。毋忽吾言。吾平生進脩。未嘗犯戒。若實得道。死必有異。過數日。俄而床足土上。產芝草一本。其色白。其紋如蓮華。師見而言曰。吾居現此。去時至矣。即書偈曰。無經可誦。無佛可念。今日臨行。大家證驗。投筆跣趺而逝。

宋僧惠詢。道號月堂。俗陳氏永嘉人。自童齡。舉止傑異。因捨從釋。肄業祖印院。師授法華。登案數徧。即背讀。人皆駭異。披緇已挺志于學。行愈勤。蓮經七軸。日課為常。縱祈寒隆暑。寢病亦復不懈。十載于茲。言行俱滿。一日屬疾。氣色將行。弟子請說法。師曰。法豈有說耶。即索筆書偈告眾。驟稱佛彌垂手。兩結彌陀印。跣趺而終。遺言依五天佛制。火浴法。骨分為二。一附胸山親龍。一塔南城祖原。議者以諸祖皆窅全身。遂薙頂髮。以表師志。將一歲。猶未往。偶學者至。啓髮瞻禮。忽睹舍利盈掬。光彩陸離。提舉陸沅為之贊。

宋僧雲佐。出家鄞之海慧院。素持法華經。策試得度。自是參學台宗。雖往

返江山。多歷年所。而不廢所業。晚歸延慶。四十餘年。靜處一室。清誦琅然。日以四部為率。年八十餘。偶老病不至。困瘠。即索湯沐浴。更衣整肅。召同袍。諷四安樂行。少選之間。端坐而逝。洎從火化。煙燄上作金色。或五色芬芳。至收餘骨。得黑堅固。其相內空。外圓。狀似榘子。數珠。人頗異之。

陳華手尼。高郵縣人。志節霜淨。言行冰清。誦法華不捨晝夜。初誦一卷。忽於右手爪上生一華。狀如綾絲。次第誦至第五。五指爪上皆生一華。誦徹六七。掌上併生二華。大過爪上。由是聲傳帝闕。陳武帝召入看之。從此郡人競呼為華手尼。

陳僧玄光。海東熊州人。少厭俗塵。專脩梵行。洎長。遂越滄溟。求中國禪法。於是往衡山。參思大禪師。思察其根器。授以四安樂行。俄證法華三昧。返錫江南。附舟至于大洋。偶見彩雲。惟樂絳節而至。空中聲曰。大帝召海東玄光禪師於龍宮。說親證法門。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尋入宮城。不類人間官府。無非鱗介鬼神。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者。凡七日。事畢。王躬送別。光復登舟。舟人謂泛洋不進者。半日而已。

唐尼法潤住丹陽三昧王寺。自少入道精脩禪慧。通誦蓮經。日夕不替。至七十四而化。遺言令露屍施生命。弟子遵承。蟲獸敢盡。唯心舌俱存。舌猶赤色。心稍黑焉。眾即起塔緘奉。

齊并州東罕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黃白相間。忽得一物。狀如兩唇。中有一舌。鮮紅赤色。州縣異之。以事申奏。上問臣僚。皆無答者。即詔沙門大統法上。上奏曰。此是持法華經者。六根不壞報也。其誦千部。徵驗如是。帝遂勅中書高珎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珎承命而往。乃集諸持法華經僧。執鑪旋繞。宣誦此經。而告之曰。菩薩涅槃。以經像法流行。欲無謬者。請現靈瑞。言已。聲誦此之脣舌。一時鼓動。有如讀誦之相。四眾觀見。莫不毛豎。珎回奏。詔以石函緘之。立塔旌表。

梁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賦性夷簡。特愛林泉。蔬食弊衣。不事產業。少與武帝相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又詔為黃門侍郎。並稱疾不起。晚年專志釋教。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忽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

病既愈。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願色不變。遽然而化。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詔謚貞節處士。

宋撫州有華藏寺。在縣南七十步。於昔李唐朝號光度寺。蓋唐有優婆塞。

華言近事男

於此地專誦蓮經。一日忽見老叟。言是潭陂七郎君。潭陂七郎君。南在郡祀典。

告曰。願輟誦少頃。假道以過。旦日當為營建精舍。是夕雷電風雨大作。曉霽。遽見棟椽椽桷。萃疊其上。爾後優婆塞歸窀。以全身塔于寺南。至宋祥符中。塔內忽生蓮華七朵。舉郡異之。

宋范儼。仁和縣人。常時蔬食。不涉世緣。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願。但云我自是寄客耳。於是日讀法華經。專心不懈。復書寫是經一部。大觀中。年七十餘。偶呼甥徐侃曰。汝當為吾治後事。吾祇三兩日在。侃續聞儼在佛堂中。高聲呼普賢菩薩。應諾數番。多云固是兩字。侃問之。答曰。我見普賢乘六牙白象。光明射我。純作金色。謂我嘗誦法華經。念弥陀佛。得生淨土。故來相報。汝明日卯時當行。吾與彼佛同來接引。我從此應諾也。至時儼即念佛菩薩。便覩眾聖授手。自稱儼是何人。得佛菩薩接引。連言實是難當。

遂就座。合掌瞑目而去。

唐聖曆中。有沙彌名彌伽。雖未受具。身意清淨。專誦華嚴。一日帝釋遣使迎請。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使曰。帝與脩羅時戰。欲求法力加彼。伽曰。沙彌無法。使曰。唯見法師專持華嚴。可為人天福田。所以見迎耳。於是受請。閉目俄頃。便至天宮。延請入殿。誦華嚴經。坐于寶臺。乘空而行。向其敵所。脩羅軍衆睹此威靈。怖竄藕孔之中。帝喜迎師。還宮供養。施以七珍異寶。又白師言。若須長生之藥。當以奉上。師曰。割愛出家。求無上道。世間珍異及長生事。非所志焉。帝釋禮謝曰。成菩提時。願相救度。遣使送還。

宋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課經佛甚精恪。獨一妾懶慢。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叙謝。因夫人訊責。今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脩西方人也。世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華。隨其勤惰。榮悴各異。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華朝服坐上。其華

稍悴。曰。此馬玕也。復前道數里。遙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乘鑪焚香。望觀音閣。佇立而化。

隋大業中。秦州有慕容文策。誦法華。金剛。晝夜不息。一日忽有二人。持文帖一通示云。閻羅大王遣追汝。可便行。策驚怕。隨使至一大城。墻郭六重。門戶黑闇。過已。便見宮殿。閻王正坐。部衛威嚴。下有男女。諸國殊形。一一唱名至文策。王問行業。策答以能誦金剛法華。齋戒等事。王合掌。令所由考籍云。未合死。王判放還。策西去。不知途路。忽逢一沙彌云。可隨吾後來。過六重門。遇黑闇處。沙彌手執明炬。遂得出。而復生。策由此精苦念誦。

宋僧惟渥。錢塘金氏子。稚歲離俗。克勤蓮經。考試中策。即預法流。立志深靜。杜門謝事。聲誦此經。足五千遍。自康定二年起。首閱藏。每卷終誦心經五卷。一藏告滿。五藏心經亦圓。如是者三過。看華嚴經一百部。光明經五千部。心經一百藏。金剛小彌陀大悲咒各二十藏。楞嚴圓覺維摩各三千部。千佛名經二千部。彌陀尊號一千萬聲。所有善因。一意莊嚴淨土。崇寧

元年秋偶疾。捏印坐亡。壽八十九。火浴。口齒數珠不灰。

宋僧曇異生姚江杜氏。脫素于龍泉寺。皇祐中。普恩得度。習台教於兩浙。所業既遂。即還舊居。或以住持強之。皆確然不就。晚年掩關絕事。專脩淨業。誦法華經滿五千部。普賢觀彌陀經一萬卷。佛號不計數。崇寧改元。忽染疾。召徒屬焚香告曰。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垂金剛臺。隨佛西邁。願勉力進脩。可得相見。言訖。手結佛印。泊然坐殞。茶毗。舌根數珠不朽。人所敬歎。

劉宋尼慧玉。長安人。勤戒行善。道德通備。教化游行。不避寒暑。住江陵牧牛寺。誦法華楞嚴等經。旬日通利。世以為奇。元嘉中。焚香禮佛。誓曰。吾若誠心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土。七日之中。願見佛光。至于五夜。寺東樹林。忽現光相。形色赫然。衆見歡喜。即於發光之地。起立禪堂。以安清衆。

唐法師廣脩俗劉氏。東陽人也。天姿貞亮。卓爾具體。日誦法華經及維摩光明等。六時行道。老而益堅。每年行七七日懺摩。蓋止觀中第四隨自意三昧也。後以三觀付門人物外。會昌中。沒于禪林寺。遷神於佛隴金地。弟

子良汶發墳火化。淘收舍利一千餘粒。建塔藏之。

魏沙門曇鸞。洛下遇菩提流支。

梵僧名

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

死。吾佛道也。既授以觀音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晝夜專誦觀音經。脩三福業。觀想九品。北魏主嘉之。彌神鸞。勅任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隋僧慧恭。俗周氏。成都府人。從釋招提寺。與僧慧遠結契勤學。取成法器。遠往長安。聽成實論。還鄉講授。卓爾絕倫。恭去荆揚訪道而歸。契闊三十年。夜話次。遠語如流。恭杜無所對。遠譏之。恭曰。賦性至愚。無所解也。遠曰。可不誦得一經乎。恭曰。誦得普門品。遠猶輕之。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宣。當為兄誦一遍。恭即敷座而誦。纔發聲。覺有香氣。次見天花零亂。天樂嘹亮。經已便息。遠作禮稱讚。願留教誨。恭曰。非某之力。諸佛力耳。恭即拂袖而去。不知所終。

宋潞州人。周開山。誦華嚴經。甚是虔誠。時澤州東門有一僧能誦金剛經。二人一時俱暴死。同至冥府。王延請開山誦所業經。甚禮敬之。又延僧誦金剛經。心不甚敬。誦訖。王問典簿云。二人俱有壽。遂皆放還。其時誦金剛經僧恃所誦多。王不甚敬禮。心大愧。乃問開山所住何處。後願相尋。二人既蘇。誦金剛經僧往往潞州訪得開山。問其所以。開山曰。每誦此經。必精潔衣服。洒掃淨室。然後燒香祝願。肅心啓口。常如對佛。不敢怠忽。僧乃謝曰。吾有罪矣。吾每誦經。居常輕率。身口不淨。誠意不至。古人有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僧自此誦經之際。必極至誠。不敢惰慢。

宋建初中。有僧普明。少出家。性純素。常蔬食布衣。以法華維摩為日課。每誦至勸發品。即見普賢乘象前立。誦維摩時。即聞空中有倡樂之聲。鄉人王道真妻病革。請師持呪。方入門。病者悶絕。忽見一物如狸長數尺。從狗竇出。其病即愈。又嘗行水旁。有巫者云。神明見明法師。悉皆奔走。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正月長齋。竟。巡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遺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蹶踏。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袂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白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有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遂出家。字曇嶷。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昔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經。及大般若波羅密經。是人欲死。語弟子言。阿彌陀佛與其大眾俱來。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燒之。明日收灰。見舌不燒。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恠。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為屋所壓。頭陷入匈。琳為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契。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跡。

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
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塘東。堽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暮還五
丈。未達行一里許。先是空堽。忽見四匹瓦屋當道。門卒便授子長頭。子長
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授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
天王。及鹿子經。便為誦之。三四過。授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瘴鬼。
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何故不放人也。授者便放。不復見屋。鬼
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記將鬼至寒溪寺中。
過子長。便擒鬼。復罵曰。武昌瘴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
擒子長。曾相拖度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授者曰。放之。向西將掌我入寺
中。授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止有道人輩。何乃畏之。後一鬼小
語曰。他能誦經。以此放了。便共大笑。子長達家已三更盡。

唐僧大行。入泰山持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
卷。得弥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二七日。觀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

僖宗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
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元。如一菴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來。曰
五雲山。問姓。曰姓殷。問名。亦曰姓殷。且謂後五日當再來。留經表信。至期
果誕。師頭骨嶄聳。目光射人。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尚。出家受具。久依竺
元和尚。得其要領。住保福。退居西澗庵十年。道望益隆。師早年發志。暗誦
首楞嚴經。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疾瘳。一夕夢見所未誦經。皆金書布
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足此一經。每日誦一過。至
終弗替。

宋。岑闍梨。姓楊。臨原人。於繖蓋寺西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
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
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繞。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皆愈。

宋。釋處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諷普賢觀經。阿彌陀經。端
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

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昔有官人擬赴懷州縣令。為無錢作上官行李。遂於泗洲普光寺內借取常住家錢一百貫文。用充上官。其時寺主便以接借。即差一小沙彌相逐。至懷州取錢。其沙彌便與官人一同乘船。至一深潭夜宿。此官人忽生惡心。不肯謀還寺錢。令左右將一布袋盛此和尚拋放水中。緣此和尚自念。既被人殺。殊不損一毫毛。只覺己身被人扶在虛空中。如行暗室。直至懷州縣中。此官人既到任三朝後。忽見小和尚在廳中坐。不覺大驚。乃問和尚有何法術。此沙彌具說衣服內有佛頂心陀羅尼經三卷。此經功德不可具述。此官人聞語頂禮懺悔。便於和尚邊請本。破自己料錢。喚人向廳前抄造一千卷。置道場內。日以香華供養。後勅加懷州刺史。故知此經功德無量。

齊僧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眾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誓歎。言氣俱盡。

齊法琳法師。晉原人。嘗誦觀音經。輒一僧大身在前。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眾就視之。即席而化。

齊僧柔。學方等諸經。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隋僧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脩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卧。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乘蓮華上。隱隱西沒。

隋僧慧命。天台仙城人。專志念佛。臨終誡門人精進淨行。眾忽見阿彌陀佛。領眾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隋僧智舜。廬山。踵遠公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大業初歲也。

梁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汎紅蓮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遙睇佛之金容。光輝遠暎。一夕見眾菩薩來迎。奄

忽而化。

宋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花。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

魏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俱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宋樂平檀源民。唐富本農家子。而亦時時為人屠殺。慶元元年三月。白晝在家。有持文引一紙來者。意謂縣司公吏。拒之曰。我小民無罪過。又不曾與人爭訟。何緣追喚。語未了。身已隨驅出門。回顧則仰卧地上。妻兒環之而哭。始知是死。即懇諸吏曰。不審以何事見攝。還可再生否。略不答。泣告再三。方云。照殺蟻子公事。富吞言。自念尋常不曾妄踐踏虫蟻。只記屠了

牛十三頭。猪二十口。若得放還。誓願改過。吏云。此非我可主張。且到柰河橋頭。汝自告判官。乞檢簿。遂偕進。至一河邊。高橋跨之。緋衣官人執簿。吏附耳曰。此乃判官也。兩犬極獍惡。迎吠河津。不容人過。於是再拜致禱。緋衣為閱簿曰。幾乎錯了。殺蟻子者。乃是彭富與汝不相干。兼汝壽數未盡。當使汝還。富拜謝之。次。牛猪如所屠之數。各啣一紙。浮河而來。緋衣叱使去。仍命數卒遮護。戒之云。今再履人世。宜便改業。做善事。誦佛經。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得。遂合掌高聲念阿彌陀佛。不覺被人推倒而寤。死已經夕矣。從此不復鼓刀。專理田業。終身念佛不輟。

國朝湖廣黃州府蘄州黃梅縣四祖禪寺僧尚智。其徒曰法幢。初本廣濟縣民。李雲隆次子。雲隆嘗於乙巳歲三月十九日夜。夢四祖寺長老到家。借住。遂生法幢。洪武九年。已十二歲。送寺出家。在寺專寫諸品經文。持誦并施與人。日念阿彌陀佛。不絕聲。十七年八月內。尚智同法幢往本家省視父母。在途遇舊識余高男。余志五。尚智與志五談論。既去。法幢云。此人無一點善念。尚智云。彼如此。孰能化之。法幢言。我能化之。尚智言。爾有何

道以化之。法幢言我往他家。尚智云。爾何輕言。法幢言。人人可為父母。後因事往黃州府回雲隆家。遂坐化。荼毘後其指甲齒牙并原持數珠。俱不壞。有舍利無數。時人咸見。作偈頌之。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夜雲隆交尚智皆夢法幢言往余高家託生。二人相見。皆言所夢而異之。明年正月初十日。遂偕往余高家。究其因。余高言亦嘗於是夜夢法幢。藏主到家。入第五男余志五房內。三人所夢皆同。余高乃云。他日若生男子。還送出家。是年九月二十日。果生一男子。尚智後聞其家生男。往視之。其子笑入懷抱。遂名曰善來。後歲餘。抱至寺禮佛。直入生前卧房。一一徧認舊時衣服。呼之曰法幢。即應。尚智又新製小直裰。藏放他處。即令尋取。二十六年。父母捨入本寺出家。仍以幢藏主稱之。今年二十歲。終日持誦法華圓覺等經。其父母家亦持齋供佛。今悉化為善矣。後召至京。詔仍舊名曰法幢。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九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

嘉言

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咒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受持讀誦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敬奉三寶。口誦尊經。一切莊嚴。真法智慧。不可思議。○能依吾教者。供養轉經。魔鬼消除。九幽息對。見存獲慶。天下太平。○持此真文者。外伏魔精。內安真性。功霑水陸。善及存亡。○敷演教法。啓方便說。而為接引。當得福報。同證無為。○好學至經。功滿德就。皆得神仙。

感應

宋主文正公曾。父平昔見故紙遺墜。必掇拾洗以香水。收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時曾母有孕。及期。因得此夢。次日果生一男。遂命名為曾。後狀元及第。此則敬重聖賢字紙之報也。

宋。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年五月。苦腹疾。是時村墅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七月九日夜半。氣息不續。家人相守涕泣。棺斂衣衾。悉已辦治。天時正暑。須臾即就木。翌日。刻微若欠伸。扶起坐。乃言曰。吾殆落冥境。初行平陸曠野數里許。入大城。聞人聲嘈嘈。而眼界絕闊。一無所覩。自分必死矣。以口語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十年。未嘗少懈。今一旦入鬼錄。佛如有靈。不無覲幸。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世音菩薩。僅百聲。恍然若有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纔三十餘步。漸覺光明如晝。乃一婦人。瓔珞被體。璀璨照耀。香氣芬郁。相好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使救命。應曰。爾數已盡。緣善根素具。故來相援。宜急歸。勿留。更半紀復相見。吾方作禮敬謝。則舉步愈高。相距愈遠。指西方而去。遙

望幡蓋導前。金碧輝晃。使人蕩心駭目。旋如夢覺。不知身之卧此榻也。自是康樂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宋淳熙末。建昌走卒楊亮病。見兩吏持符追已。且索錢。亮怒曰。彼此是公人。如何從我乞覓。若要去。只今便行。遽隨之以出。俄到官府。王者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程限。又曰。不問此事。別有何陰騭。亮始悟為冥司。曰。但念得觀世音經。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知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者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亮得釋。歡喜奔歸。蹶然而寤。已在棺中。死兩日矣。既沐浴。着衣。以製孝服。未辦。故就木待之。適聞有聲。急來看。則見欠伸如熟睡。方醒者。掖起坐。汗流如洗。移時履地復常。年過七十。

元。江陵府周道人。好善。常持誦觀音經甚虔。至元壬午冬。與眾相約。欲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鸚鵡。作聲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臺上。個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

者中途遇盜盡被劫殺。獨此人獲免。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為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為善。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按行品。并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孝建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長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事。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側。時復覺。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双械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馬。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尚慮獄家疑其

欲叛。乃取械着脚。經四五日而蒙釋放。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華言慈誦觀世音經。二僧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怏怏。問沙彌住處。既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彌。具問所由。沙彌云。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被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斯驗矣。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眾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為白衣。屬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作謀。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謀眾離散。各逃草澤。和竄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所衣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荅對謬畧。因被笞掠。尋將見斬。和自發心。便怕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江陵薛觀音奴。平生敬事觀音。故得此名。每日早必莊誦觀音經一二

卷雖有事不廢。忽其妻病百藥不愈。薛誦經祈靈益虔。妻忽夜夢一白衣婦人來曰。汝病乃宿業所致。吾以汝夫虔懇。故來相救。即於瓶中取藥少許飲之。因忽不見。及覺口中異香不絕。自是頓愈。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脩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齋經誦。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誦經。忽有大鷲飛來。半便驚散。遂乃得免。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隴採甘草。為羌所執。時年大飢。羌胡相攻。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有餘人。羌日夕烹之。唯達尚存。達被執。便潛念觀世音經。不懈于心。及明日當見。敢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群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啣柵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達初見虎。啣柵必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知是觀世音力。計度諸羌未應便及。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也。義熙中嘗夢人云。君之年命當終六

七。泰年至四十二。便遇篤病。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屬念。稱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即覺體輕。所患平差。

隋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乃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處容身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荆棘叢中。得蔽其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濟。後遂出家為淨國寺僧。一心念佛。一日謂眾曰。吾生淨土矣。忽安坐牀上而化。有金光自西來。冉冉迎去。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照見溪中了了。徑得歸家。

火忽不見。

宋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歲。是夜夢所惠藥。僧告曰。汝尚肯三藏價。誦我却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鬚眉皆再生。

唐三藏玄奘法師。西域取經。行至漠賀延沙河。無復水草。忽失手翻却水袋。千里之資。一朝罄盡。三藏唯專念觀音。夢見一大神。謂曰。何不強行。何在此卧。忽然驚寤。遂前進行十里餘。其馬忽然異路而去。到一地。甘水澄清。遂就池飲。得存性命。玄奘尤明法華正典。日誦七遍。嘗於靜室聲誦。感天人下聽。齋講之時。禎祥合沓。

宋王氏女者。徽之姪也。父兄俱入關。徽之時在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氏。及嫡母裴氏。寓居常州義興縣湖沈渚桂岩山。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無為清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

九章真經。道德章句。戶室之間。時有異香氣。父母敬異之。一旦微疾。裴與劉為於洞靈脩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詣洞靈。歷像前焚香冥祝。及晚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栖于庭樹。有仙樂盈空。異香滿室。遠近驚異。奔共觀之。鄰人以事白於湖沈鎮鎮吏。詳驗。鶴已飛去。因囚所報者。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為降鶴。以雪鄰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雙鶴降于庭。旬日。葬于桂巖之下。棺輕。但香氣異常。發棺視之。唯衣履而已。今以桂巖為道室。

唐時。陳瓌會稽人。擢第入金門。尋釋褐。任長城尉。自少誦玉皇經。每至厄難。多獲護佑。至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大雨。與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挂帆。須臾。天色昏黑。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水湧波擊。前二十餘船皆壞。瓌急念此經。中流忽有一物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達岸。俱得活。

魏銀山老人。饒州人。所居採銀戶逾萬。俱是草屋。延和中。天火發。屋皆燼。老人所居。其火不及。時州牧問老人有何術法。答云。奉道年深。日誦玉皇

經不闌。時救火者亦隱隱見神人在老人屋上。如防護者。

隋慕容文遠。病亡七日。欲殮。忽縮一足。遂蘇。云被一人追入一城。見王者。問卿在生有何功德。文遠答貧家無力可脩功德。惟一心念玉皇經。王稱善曰。此經欲得聞之。遂延文遠上殿。設一金林。令誦經。忽有玉女頂翠鳳冠。服紫霞衣。手拍文遠陽間所誦經本。露布其前。令分明讀誦畢。忽不見。出門唯有追吏隨行。登一高山。見城郭極高峻。烟火接天。黑氣溢地。哀叫之聲。不忍聞。叩頭求去。使者乃引回家。見形卧牀。鬼吏自後推之。忽然復活。

唐竇德玄。麟德中。為奉使過揚州。渡淮船見一人形憔悴。引一小童坐地上。德玄曰。天晚別無舡來。何不同行。遂至中流。見本人有飢色。與食濟之。達岸。德玄上馬。同行十里許。問君欲何往。荅曰。我非人。乃東嶽君使往揚州。追奉使竇德玄。德玄驚怖。下馬拜曰。我即是德玄。涕泗請計。鬼甚愧。云公容載設食濟急。柰何。汝急誦玉皇經一百部。當來相報。德玄曰。世無本。鬼使曰。鉢州靈仙觀道士尹嗣玄有正本。可急索誦。言訖不見。德玄遂回。

令人求經本。晝夜不斷。讀誦經一百部。因晝則夢見前鬼使來喚。至一城殿門外。使曰。且立此。當白王。既入。德玄於外遙聞王怒云。爾何故漏泄吾事。為他作計。令左右驅決其使。使出。袒以示曰。此乃為公致此。引入見王。問曰。公有大功德。筭未盡。人間秩滿。當生天界。召使送回。德玄問使者云。我將來官爵如何。荅曰。汝從此可改殿中監。六十四至左相。言訖辭去。後果如其言。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州。信道。誦玉皇經萬卷。年衰牙落。向經懇請。牙復生如舊。時天旱。刺史令祈雨。誦經一遍。隨獲霽然。又苦霖潦。為別駕韋嶽祈晴。立齋。又一夜誦此經。見屋內光明如晝。有王者數人。與諸仙眾。長跪合掌。禮拜稱善。文展大驚。下座回禮。云文展無道法。得聖賢如此恭敬。罪當萬死。王者云。我等皆天人。魔王適向諸天。見此人間有光照燭。故尋光化身下降。云珍重而去。

宋臨安劉光家大富。無嗣。有貧道人以玉皇經來賣。需直百千。光謂價高。道人笑而去。數日復來曰。公心慕經。不宜吝直。光悟。以直授之。道人忽不

見光夫婦恭敬受持。是歲生一子。長而敏慧。年十八登第。官至朝奉郎。後以經本鐫石。

宋吉州城內胡汝賢。於咸淳壬申臘月始。每旦禮誦經誥。薦先世。祈後嗣。纔及一月。夢其父語之。云已生天矣。次夢道士。選宗子立繼。未幾妻歐陽氏。又夢道士。抱付嬰孩受之。而覺。隨獲有娠。於癸酉十月八日。誕生一子。自此受持不懈。歲施此經。又值革運。兵疫盛行。汝賢親覩靈光大現。於是全家獲慶。

元江西瑞州部夢虎。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初十日。葬母。又於丙辰年。葬父。偶值交逢節氣。陰雨不止。誠恐行車不便。哀悼不已。發心許誦玉皇經。雨果立止。晴光普照。其時葬畢。又復大雨。前後感應不可盡述。當有善信張法興。信此孝感。命工共鋟斯經。以廣傳施。

唐于季回。舉進士科。元和八年不第。將歸。有道士勸云。秀才欲及第。何不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終日與季回同出言語。忽失其人。季回遂神其事。後歸。遂求本遇御史大夫安儼之得之。月課一部。因春暇日。詣村大醉。欲還

家。至王橋店。不敢進。遂宿店下。是夜月明如晝。閑步月下。見一婦人。顏色甚奇。因與言語。遂被誘去。行十餘里。至一村舍。戲笑甚喧。遂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人。季回自念。村舍安得有此絕世之色。遂心中疑其是妖鬼。乃默誦玉皇本行集經。忽有異光從口出。羣女急忙驚駭。奔走。但聞腥臊之氣。蓋狐狸之宅也。視之。榛棘滿目。季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鹿。色逾雪霜。前行以導。季回其口出光。鮮奪月色。逡巡達於本家。深感經力。勤誦不替。

唐任自信。嘉定府人。進士下第。乃闔扉高卧。不求仕進。常持玉皇經。潔白無點。貞元十五年。往湖南幹事。見洞庭湖左。有龍王廟。宮殿樓閣。極其壯麗。自信將入其廟觀覽。有人止之。曰。幸公無往。其神躁暴。不可輕犯。每春秋二賽。祭必三牲。如其祭祀不謹。則迅雷烈風。兩雹暴降。損人居止。牛羊苗稼。昔有人寓止其處。屢為霹靂所震。人皆畏其威靈。莫有敢犯者。自信謂曰。吾受三天淨戒。持始青妙典。奉行正教。以信待神。神果有靈。必應報我也。言訖。乃入廟內。徘徊廊廡。登陟臺宇。是夕月朗天清。風蕭蕭起。戶外

江水拍岸。天籟響林。自信乃於殿之西楹。誦玉皇經。其夜約三鼓間。暴雨驟來。霹靂震地。自信乃安神定思。閉目誦經。俄而神風靜默。雲洞無烟。徐聞絲竹嘹亮。車馬駢闐。有人傳呼龍王至。次有赭袍金冠者。乘輿而來。見自信乃下輿。趨揖。自信欲拜。王遽止之。謂曰。公久叨道蔭。不可思議。未審叅脩何典。有此利益。自信曰。自少以來。雖旦夕常持玉皇經。而功勤未著耳。王即稱善。遂請自信同往。不三五里。乃抵一城。玉闌瑤池。瓊樓紫閣。寶樹奇花。羅列亭臺。王乃下輿。辭自信入宮。少頃。美人數輩。持毛錦地衣。次第陳設。須臾。王出。命自信昇高座。少頃。王后太子諸妃公主皆至。圍圍四座。王乃啓請自信誦經。自信乃閉目合掌。誦經數遍。王引自信復入一殿中。設筵會訖。須臾。出金銀寶珠。莫可名數。羅列于殿廡之下。以遺自信。自信不受。云。自信欲有所言。願王聽納。則勝於得寶矣。王云。願承教命。自信云。大王恃神威靈。少不如意。則雨雹暴降。壞人居止。牛羊苗稼。春秋二祭。稍有不謹。降罰於民。何也。願王恤念黔庶。使無枉橫之虞。此臣所以勝得寶矣。王曰。敬承命矣。幸

先生復為誠鄉人。而今而後。無險詖其心。不孝不悌。不仁不義。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掩是傳非。不敬天地。穢慢神祇。專行凶道。敗人成功。誠能改是。則雖清香淨水。瞻敬廟下。吾助其福。如其不然。雖祭以牲牢。吾不享焉。自信乃辭謝。王及諸貴戚。乃送自信出宮。人見自信凌波而出者。人大驚異。自信乃集村落人衆。為傳王意。村人聞之大神其事。因請所誦之經。自信乃親為傳寫。行之。及至家家。人大驚云。十日前。有十餘人。荷擔珠玉金銀。送至予家。後自信遂隱入青城山。莫知所在。

唐陳國竇公夫人。姓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達罪福。常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忽一日。夫人誦經未遍。而故疾發作。至半夜未愈。夫人自念儻病不救。乃不能終經。遂欲起誦經。令婢燃燈。而火悉已滅。婢空回。白無火。夫人乃自歎恨。俄頃。三清堂內煌煌。有燭炬出。漸升堂堦。直入卧內。去地三尺許。無人執。夫人大神其事。驚喜。取經誦之。頓失所苦。家人鑿燧得火。燭光即滅。夫人自此尤更精心。不如葷血。日持五部。率以為常。後芮公病欲乘死。夫人前往看問。公語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報。壽得百歲。生好處也。

夫人問其故云。司命昨日諭我。夫人當授紫陽公主。人間一紀滿當往矣。我亦陰授天曹長算官。後夫人壽九十有五。無疾而終。已前七日。隣人並聞異香馥郁。將薨於堂上。聞仙樂繁會。及出葬。靈柩前有仙鶴飛翔導引。自爾有鶴結巢於墳上。時冬月守墳者於墓側常得異花。豈非為道之善報耶。

唐元和十四年己亥歲。朝請大夫兼通事舍人張承福及靈仙觀道士李道真皆受持玉皇經。後承福病為冥司所追。惟至誠密誦是經。所追鬼吏悉皆不見。後病愈竟享長壽。

隋大業七年。趙居易常持玉皇經。未識戒葷酒。忽一日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抱文牒。追至一城門。頗巖峻。入行五六里。見宮殿神衛甚衆。王當殿坐。或僧或尼。及四夷人。不可勝數。皆東西立。使者令居易最後立。王一一問在生作何善果。仍唱居易名。問曰在生有何善。居易對曰。自少來持誦玉皇經。王敬起合掌曰。君功德甚大。最為第一。雖限盡。以持經故當為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最重。君以猪羊充庖。如何。即以長釘五枚釘居

易舌及頭手足。每下一釘。金光罩體。遂不復釘。及有一長安人高純。稱是僕射高頰之孫。王曰。汝曾誹謗大道。命左右拔舌以犁。俄舌上有光高二丈餘。亦無所傷。王加嘆訝。問記掌福善童子云。此人有善在福簿否。曰有。此人曾在黃童觀帳設處。看玉皇經一卷。偶然而讀也。大有至誠。不敢忽略。况專心奉持乎。王即指揮鬼吏。速送二人出。少頃與高純二人一時出門。行十餘里。與高分路而去。魂既返。居易遣人持書訪其家。驗之。彼家云。近已死還魂。遂捨家入道矣。居易以此專持。更不敢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有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飢有何物可食。吏云。見欲脩一肥羊甚嫩。詰之乃青紵也。居易曰。我不食肉。遽贖放之。

晉劉滿者。河北相州人也。世以開食店為業。一日病亟。於甲辰歲秋季望日。有青衣吏持東嶽牒來追。滿哀告願與家屬訣別。青衣不許。驅之入城角東去。行荒野中。日色慘淡。如深秋日落時也。約行數十里。聞喝道聲。追吏曰。五道將軍巡四世界。遂引滿入大林中避之。林中有廟。曰舞陽侯廟。乃舞陽侯者。俄見高車朝服入廟。廟神皆起。滿問追吏曰。為誰。吏曰。三國

譙大監。滿曰：既為樊將軍廟，譙大監何以居之？吏曰：樊將軍今在北方，真武位下，充都點檢。大監奉命守此，語未竟，忽見一人戴花擔酒，從東來，見滿而揖。乃滿鄰家子，忘記姓名，握手號泣，問曰：我家人安否？又問劉滿，汝從何來？汝死矣。滿曰：吾不知死，但此吏追至。滿復問戴花人，見在何處？曰：吾充炳靈公下執事，甚逸，奉命送酒，譙大監汝待我於此，仍祝青衣曰：少留，既送酒至廟中，復出，問滿曰：汝在世積何善事，作何善果？我當為汝言。滿曰：醮謝北極，未嘗闕也。戴花人云：此亦善事也。吾先往為汝圖之。遂疾馳而去。青衣推劉滿行，行百餘里，見一土山，過山見宮闕巖盛，守禦人物皆鬼狀，如世所畫地獄也。青衣坐劉滿于門，守候須臾，戴花人復出告滿曰：吾為汝問吏，言汝所殺物命來索償，其辭甚冤，柰何柰何？吾有一事，汝能皈依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至心稱念聖號，庶幾有濟。門開，劉滿隨衆而入。至殿中，見蠻夷道俗無所不有，鵝鴨猪羊，見劉滿來，皆怒目而言。曰：還我命來。劉滿怖畏恐懼，忘記聖號。正徬徨間，見殿之東角有青衣童子，持一幡，上有金書字曰：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劉滿乃記戴花人教

念者，連呼數聲，忽口中有紅光出，鵝鴨猪羊之類，盡皆從光中昇空而去。繼見黃雲蓋庭，有一青衣童子，持玉帝誥命而下。仙官吏從跪授列班如州縣捧讀赦文之儀，宣示於衆。滿但記云：劉滿殺生之罪，既能懺悔，可還其本壽。王及官吏再拜，青衣復去。王謂滿曰：汝當還矣。滿因請問世人作何善事可免此來。王曰：凡道釋經所載地獄報應，一一不誣。汝歸說與世人，孝於父母，忠於君王，奉行禁戒，讀誦聖號，不殺物命，不毀五穀，不從此來。滿拜謝欲出，有紫衣吏告王曰：劉滿既當還，當令見昔時造業之物，乃可放去。王許之。吏即付一卒押送。從殿西下，滿隨之，過廊廡數間，面北小殿，有官正坐，座後有一門，其卒驅滿扣門曰：罪人來。其門開，獄卒撮滿入，見一池內，穀米肉麩魚羊無所不有，臭穢不可近。獄主曰：汝認得否？劉滿曰：然。既是作業，自合食盡方還。滿復念聖號，口吐紅光，將穢物皆燒盡。獄卒合掌嗟嘆，領滿復出告官。復付青衣，青衣相慶忻賀，言汝自歸，無忘我可以錢財贖我。滿許之。行數十里，望見相州城下濠水清淺，劉滿行觀，青衣推在水中。即覺見妻孥環坐相哭曰：汝已死七日矣。滿急呼家人取紙

幣卷謝青衣。既安捨宅為觀。傾家資塑造玉帝聖像。誦號不輟。及出家為道士。奉香火。妻孥為女冠云。

唐長慶三年四月中旬。前奉天縣尉馬敬。任滿歸蒲坂。住東石子坊。平日惟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及一十五年。不惰慢。及到蒲坂。經數月。忽然見一神人披甲。狀貌甚異。謂敬曰。爾既精心持此真經。何不詣延康宮東道堂。訪一持念女冠李霞卿。彼人姓名已係仙籍。秘藏此玉皇經本。持誦之功。尤倍常。言訖不見。敬驚悚。汗流透衣。至旦乃詣延康宮。試為尋訪。姓李名霞卿者。果符神人所言。得遇霞卿。乃令童子入通。少遲。霞卿出。有瓊表玉質。出世之姿。脩眉俊目。有不可犯之色。所謂真神仙人也。既接坐。而乃問馬敬曰。有何事相覓。乃話及神人所言之事。霞卿曰。大奇。大奇。密持是經已多年。無人得知。少府既蒙神人指示。霞卿焉敢隱情。乃命小師出匣取至。乃跪而受之。將歸。勘舊所持經本。方知文句脫畧。即依法脩行新經本。其神驗頗異。無不感應。

宋李鑄。袁州宜春縣人。先任江州德化縣丞。初無子。虔心禱祈。受持諸經。

呪於玉皇經。尤極究心。晝夜念誦三年。獲生二子。端平中。官于成都北兵。破蜀。惟鑄全家獲免。與經俱存。舟行往返。驚灘巨浪。若履平地。遂錄經本。傳於東南。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平日處性不避強禦。忽一日坐廳。見亡者。故吏抱一案牘。約數百紙。請押。問曰。汝已去世。何由來此。吏曰。此陰府文簿。康成視之。即見人姓名而已。殊無他事。吏曰。此皆是來年兵死者。問曰。得無我乎。吏曰。有。吏檢示之。康成大駭曰。君乃舊吏。得無情乎。吏曰。故以此報明公爾。惟玉皇本行集經可託。言訖遂不見。康成乃求經。日誦不輟。明年朱泚果叛。迫陸康成為御史。康成乃叱泚曰。賊臣敢亂唐室而污國士耶。泚大怒。令數十騎圍而射之。康成遂閉目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竟無所傷。泚曰。儒者以忠信為甲冑。信矣。乃遂釋而去之。康成遂隱入終南山。不仕。

宋乾德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治軍有法。有一衙校宋懿。衙密不前。崔怒。命斬轅門外。時懿顏色不改變。眾咸驚異。是夕三鼓已來。懿復

還家。妻子見之驚駭，疑為鬼矣。宋曰：我初就戮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至今方醒，身卧衙門，因以歸家。妻子聞之，半驚半喜。候遲明，宋懿入謝。在衙軍吏無不驚駭。及尚書見，亦驚惶曰：汝有何妖術，能致不死耶？宋曰：素無妖術，然自幼專持誦玉皇經。日誦一部，昨因家人失曉，為誦經愴惶，所以衙參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荅云：初推到戟門外，即如醉夢，皆不得知。又問：所誦之經在何處？云：在家。急令取至，鎖鑰如故。即開鎖取經，經已為兩段矣。崔大驚，亦自悔責，遂安慰，宋懿賜衣一襲，即降錢命工寫金字玉皇經一百部，永充供養。又於本州乾寧觀門畫宋懿衙門處，斬不死并經文作兩段之事，以警世人，信向大道之驗。

昔東梓州郿縣居民陳文達，一生誦玉皇經，發心為先妣誦及數萬遍，屢獲吉祥靈瑞之報。人亦見之，以為常。又其鄰里親舊民庶，凡有危惡疾患，文達躬往誦經，則患者立愈。

唐開元中，盧重誨寄住滑州，忽晝寢，俄見二皂衣立階下。盧問為誰，荅曰：里正奉帖追請，盧甚愴惶，問已見備馬於階下，遂不得已上馬而行。回顧見其屍卧牀上，方驚已死，悔恨不得與母親屬相別。行至數里，觀一門墻甚高峻，問此何地，吏云：乃御史大夫院也。問御史何人，云：大夫姓李，名某。盧驚喜曰：即吾表兄也。因入見之，問云：君壽已盡，未審平日有何善功，荅曰：在生常誦玉皇經。李云：此經乃聖教之骨髓，其功德莫可稱量。盧願見院左右網中，皆衣冠之士數十輩，忽有頂禮哀告者。盧問此悉何人，云：乃陽間衣冠之士，不顧罪福，恣作種種不善之業，以致罪根深重，故陷網中，無由解脫。盧甚嘆憫，李云：聞君經功甚重，故命至，可為罪囚持誦真經，令脫苦處，亦君之福利矣。遂設金牀，命盧陞座。盧至心默誦玉皇經，至神呪品已見網中罪囚半有出頭者。經終，俱出地上，或衣大袖者，或冠帶常服者，或馭車乘騎，或徒步遲回，須臾悉皆隱去。盧亦復得還生，再延福壽。故知玉皇經拔地獄者，誠不誣矣。

宋端平丙申冬，金兵犯蜀，有眉州丹稜縣東館鎮士人劉天澤，持誦玉皇經，終始不渝。是日其家已先遁，劉適在後背負是經，方出門，乃與金兵遇，自謂必死，拜以求免。且默誦寶誥，金人連發數矢，如有障隔，射皆不中。亟

下馬殺之。未及追劉而馬逸。金人乃奔馬。劉遂解脫。

昔衡山縣武陽鄉同烏墟有程萬里者。持誦玉皇經。精勤備至。嘗為商往來蜀中。一日附舟出夔門。適江漲湍急。觸碎是舟。皆葬魚腹。獨萬里附一板。須臾達岸。所誦之經。隨身而至。視之全不濡濕。萬里乃發心創庵於所居之側。所食惟淡飯而已。自是終日持經不輟。

唐元和五年。李元一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忽有鬼神驚悸而卒。顏色不變。其夫嚴訥自秦州來。蒼梧見其妻恍惚行水上而至。訥驚問。妻泣曰。我已死矣。今鬼也。訥駭。妻語之曰。此近北鴈浦村有嚴夫子。教眾學。彼有奇術。公往告請哀救。妾庶得更生矣。訥往果有嚴夫子。拜詣哭訴。盡啓元因。嚴初怒。是狂來見侮。又拜泣淚交下。嚴又方謂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葬在堂西北柱下。為設醮。轉玉皇經于其柱下。則小娘子必當再生。訥因問求經。嚴云。觀中有也。訥乃拜謝。疾往郡城。明旦到。具其事。白外父元一。取經設醮。經纔一部半。女乃開目。尚不能言。及醮散。便言云。承君功德。何敢忘之。然此堂中柱下有王將軍枯骨一具。抱一短劍。君為改葬。劍請

便留以酬公惠。發之果驗。遂厚葬之。留其劍。元一遂寫經百部而施。

唐張政。豫州新恩縣人。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一大江。面甚闊。度深三尺許。張政細看。盡是膿血。政即密念玉皇經。使者請止。及入城。見在世。日勸令持經。道士從署中出。然結束奇異。急迎拜。道士乃罵鬼使。如何不依帖。妄追平人。鬼使惶恐驚拜。及見王。王降階迎接。道士上殿對坐。道士曰。張政是吾弟子。被妄領來。可速送還。王曰。畧俟。勘對此人壽筭及祿簿。道士神色似怒。王見急索帖。上判放去字。道士乃拂袖起。王即持道士手。喚使者四人近前叱之。皆著大枷。縶列廊下。道士同政出。乃私謂政曰。自此宜戒酒。持經。乃引政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莫不慘惻。更有鐵林。其上燒炭炙人。皆焦黑。形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頗似婦人。佇立廊下。向政叩頭云。不得食。不知幾歲。政云。我亦自無。何得與你。遂發額斷酒。乃引政回。遂前渡水。道士曰。合眼。以杖一擊。乃活。

唐竊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

守。健其勇。署為牙將。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文宗時。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城。鉦鼓震地。飛狐人悽然不自安。謂勉曰。薊兵勢不可敵。今且至。其勢甚急。願空邑以走。不然。旦夕。核吾城。吾不忍。父母妻子盡血賊刃之下。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勉自度兵少。不能折薊師之衆。欲從邑人語。恐得罪於天子。欲堅壁。恐一邑之民盡屠于賊。憂既甚。而計未決。忽有探者報云。賊且潰矣。有粟并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奔垣望。時星月明朗。見賊兵潰走。顛蹙者不可勝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門縱兵逐之。生擒得賊兵數十千。得遺甲甚多。先是。勉篤信大道。常誦玉皇本行集經。既敗薊師。多得其士卒。勉召訊問之。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十。身長數丈。雄俊可懼。怒目呿吻。掛金甲。手執劔戟。因見之。盡驚駭汗流。即馳走遠避。安有闖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飛天神王也。益自竒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得非經之力乎。

唐開化中。有王少府者。專心持誦玉皇經。萬遍。忽於一夕。夢見仙人謂曰。子之念誦。殊為精誠。所惜本誤。而功薄也。王少府稽首告。請真文。仙人乃授之以廣文句。一一傳授。訖。送仙人出門。光景如晝。忽然而覺。視室中僕吏猶睡。乃呼而責之。已明矣。左右遽報曰。今方夜半。須臾漸漸光滅。及旦。王少府自異。所見閉目誦之。歷歷清暢。轉益精誠。自是每日肅心莊誦。儼如對越。未嘗少間。或時夜誦之際。彷彿如見神人。左右侍衛。一時好道之士。聞其靈異。並加敬信。天寶初。一日無病而卒。忽見二鬼使來追。遂隨行十數里。至一大樹下。二使同坐。憇。忽思憶玉皇經。遂閉目誦之。纔一部。回顧二鬼使。已不知所之。須臾四人至。跪告少府曰。仁者修行。有此利益。向來追君二使。已生天矣。不知仁者崇奉何等功德。如是甚大。王少府曰。吾但誦玉皇本行集經爾。四人叩頭曰。唯此功德之故也。請為弟子誦之。救拔苦難。王少府誦之。部半。開目。又不見四人。須臾空中聞曳甲之聲。有一神人。紫服披甲。儀衛侍從甚雄。前跪而言曰。吾是五道冥司。任頗重且貴。然終未離鬼道。願求生天。彼六人者。以公法力之故。各得生天。今請同步。至弟子所居。誦之。冀福蔭之餘也。乃相隨至一陂澤。方圓近十畝。皆是罪

人枷杻囚縛決罰訊問拷掠之所也。神乃壘石為座，神與諸部從長跪座下，合掌聽之。王少府閉目誦之三部，舉目四顧，一人不見，惟有斷枷破杻弊鎖而已。王少府驚悚，罔知所適。忽然有童子四人來云：王請公速回。亂我曹局文簿，破我冥司枷杻，數童子前導王少府入一空谷中，遂生實玉。皇本行集經不可思議之力也。于是太清宮王師及法師張承光聞王少府說，三復敬嘆神奇之事，深加敬異。既皆同業，各持本校，勘文句多少，並同如一本焉。彼此相慶賀。王師云：吾此本受之於太清宮聖公。王少府曰：吾本曰夢遇仙得之。張承光曰：吾本受之於西王母。寶篆尚存，三人咸歡共觀其本。經旨字數如一。王少府遂捨家從隱逸。三人乃同入王屋山修道。

漢李氏顯慶中，太平州人孫壽獵于海濱，遇野火延燎，草木蕩盡，惟有一叢草甚茂，獨不燒。壽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竟不燃。壽深恠訝，乃即入窺視，見有一塋塚，蓋經天兩傾，陷毀缺，中有棺乃石焉。傍記銘云：大漢建平二年，念玉皇經李氏女墓，火之不及，蓋由此也。因念棺槨中必以經附葬。

馬乃命鬚頭棄鷹在地，開函看之，其人身之上衣飄飄然隨風而化。然其人綠毛蔽體，莫類人身，其髮堆蟠，露其面，手足爪甲屈曲拳拳，各長尺餘。其體溫若新死，壽始見之大恐悚，因出至于外，覩其顏色不變於壁間，有匣開之，隨手粉壞，果有經在內。其經匣輻已皆糜爛，獨其經如故。壽見其神驗，因歸為造衣衾重葬之。自此壽更不復獵，遂捨家出求解脫道。

昔朱仙見夢昌州何應龍曰：汝文章行業雖達天庭，緣宿業未除，御筆批遲一紀。惟誦玉皇本行集經可以消免。何公如戒誦持，辛酉赴舉，大魁川省。又見夢簡州李鳴鳳曰：吾親書玉帝聖號，若誦持供養，當令榮顯高科。子孫書種不斷。李公誠敬誦念，甲子過省，名冠四川。

宋周敦字亨嗣，其先淶江昭靈人也。咸淳初，教學於湘之攝江，後遂家焉。乾恪奉道法，崇脩齋會，敬慕玉皇本行集經，居常持誦。乙亥兵火，民居煨燼，家室淪散，妻為亂兵虜去，不知所之。至元中歸附於元，乾思慕無已。迺夜焚香，仰天虔禱，誓誦玉皇經萬部為祝。曰：妻存則復，異完聚，亡則以經力薦之。誓畢，遂虔心持齋誦經三年，晝夜不輟。至元戊寅冬，誦畢萬遍，是

夕命道酬懺。中夜遽感異夢。至翌旦有北軍一人。自嶺南征歸。乘舟下流。竟造其家。送其妻還乾而去。攝江之人至今稱之。後乾夫婦居安數年。偕老而亡。

宋譚應乾。世嚴儒業。時鄉貢不舉。以宗壻游仕嶺南。年踰耳順。遂居攝江。教學杜門。退處常以平時參受道法。普施符藥。濟人利物。嘗受持玉皇經。宗盟道會。乙亥兵革剽蕩之餘。父子解散。時翁年七十有五矣。避地於博濟壇。壇之左右前後。惟兵刃者。橫屍滿地。乃翁執經常讀誦於雷閣下。終日不輟。凡北軍往來。日以百數。見者驚嘆。皆曰。此老異人。戒勿恐動。或棄錢米等物予之而去。是歲冬。歿于道士王希微之寢室。留頌於壁。其略曰。今朝脫蛟博濟。魔王保舉相迎。至元丙子。歸附於元。壇之道衆。稍覺旋集。啓戶視之。身體面目衣服。寢處如故。略無毫髮之損。

元譚周者。應乾之子也。敬慕道法。常誦玉皇本行集經。至元丙子。歸元後。年已五十。艱險備嘗。性理頗悟。受持尤謹。每有叩禱。立獲感應。至元甲午秋。携小价之醴泉訪親。假道瀟市。抵暮未至。止于渡北十五里石子塘。時

諸店行旅盈集。前見獨有一舍。父子偶處。往就宿焉。比寢方寤。聞忽聞肆中擊搏。門戶開闔。震響殊甚。若寇入室。其家父子俱各寂然。小价亦默。周歛枕靜聽良久。忽夢處一室。焚香誦玉皇功德大之頌。厲聲琅然。未幾有人馳報。一官人在門求見。及誦畢。忽一人襴幘。端簡趨進。拱立于前。竊視之。乃舊友也。周顧謂之曰。吾聞寂誦經于此。爾冒領鄉薦。何至以官官給。我對越耶。語畢。驚悟。時夜將半。室中頌洞之聲俱恬然矣。達旦欲詢店主。不果而行。中塗价者以告曰。疇昔假館之榻。乃彼店婦縊死之處。以故無人托宿。吾二人者。終夕賴無恐焉。方知所夢官人者。蓋此境里社神也。

元南雲黃德父。習誦吏道。敬奉道法。常夜伺家人寢後。於中宵人靜時。明燭焚香。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祈禱多獲感應。至大德年間。捐財命匠于家。刊本印施。玉皇經千部。一夕於夜半後。聞處中庭燃燈炳燭。對天焚香。誦經至下卷未竟。忽烈風迅作。經燈燭俱滅。俄一人自空而下。竦立于傍。長可丈餘。衣襴戴帽。秉巨筆。毫芒光燦。口眼火焰。燦人莫能仰視。竊窺乃雷霆辛都督也。德父惶懼。俯伏謝罪。稽首至百餘拜。忽厲聲曰。汝若印經

成就不可妄施與人。須令當面誦過一遍。字句若無差誤。方可授受。切勿輕易。敬之慎之。言訖不見。時家人已寢。聞磬音久寂。亟命婢秉燭出視。猶聞滿室皆磬黃氣未絕。德父危立庭中。汗流浹背。燭視大門數重。皆洞然。豁開。由是去矣。自是德父不敢輕施。凡有請者。直令誦過方與。越數年後。德父即世。厥嗣繼志。所施經本亦令誦過方授。以是知經中所謂非人勿施者。其斯之謂歟。

元吉安路廬陵縣儒行鄉仙桂里吳宗珍。大德壬寅上元。為男日榮。初因患疹。後變風癩。手足拘攣。語言瘖嘿。諸藥罔功。宗珍發心。許施玉皇本行集經一千部。施經之日。其子之疾立愈。皆謂神靈之應。

唐丞相張鎰。父齊丘。崇敬道法。常清晨更新衣于三清殿前。誦玉皇經一部。已積數年。略無懈心。時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一日衙內有一將兵謀叛。恐事露未決。亟扇動心腹者數百人。就衙欲謀齊丘。齊丘衙退閑行於小廳前。忽見有甲士三四人。持刀奔入廳之左右。僕吏亦驚走。齊丘縱步過小廳。回顧絕無人跡。疑是鬼恠。及入宅。其眷屬亦驚呼云。有甲士數十

人走入廳上。齊丘忙惶。忽聞人叫云。衙將謀叛亂直入。恐傷主帥。齊丘聞之。錯愕無所措。良久十餘兵。屹然而偃于庭。舉頭張口。投刃于地。衆遂擒縛。瘖不能言。餘者俱首云。適因衙將叛某等。謀欲上廳殺主帥。忽見廳左右有甲士四人。各長丈餘。挺刃瞋目呵叱。電光爍人。初如中惡。皆不可近。於是齊丘聞之。駭甚。遂將叛兵根問。依法施行。齊丘自後懇切虔恭。禁戒葷酒。終日持誦是經。回謝神人擁護得解叛賊之恩。此經所謂所在有飛天神王擁護之驗也。

宋慶元間梓州寶珠會。凡遇誦經。有跛者王明。策杖常至聽經。一日至十方無量度人處。似有壯力人拽其脚。視之不見。遂棄杖而歸。人問其故。明曰。予二十年聽經。方知說經四遍。跛痾積逮。皆能起行之驗。

宋江州德化縣李信。開雜貨鋪。每旦於鋪床上誦度人經。一過寶祐年間。其下偶頓二鷄。母抱二十四鴨卵。兩月不生。一夕夢一羣人羅拜其前。曰。我輩今脫禽類。得為人身。皆拜超度之賜。李寤而恠之。旦視鷄抱之卵。皆空殼矣。

漢崔書者。汶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脩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賑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何如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書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命吾將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啓緘熟眎之。果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生天矣。自後崔書之家。念誦不絕。

唐崔玄亮。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廢。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靜室。諷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人謂之尸解云。

唐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生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來得。乃旁有窖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王既平。大駕歸關。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撿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

西界觀

唐汾州刺史崔恭。小女崔少玄。初生時。異香襲人。端麗殊絕。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陟。陟小字自列。歲餘。陟從事閩中。過建溪。遙望武夷東峰中。有神人乘雲而來。告陟曰。玉華君來乎。陟問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陟因告之。少玄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耶。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既退。陟問之。答曰。少玄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賜名之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人。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來訪志道之士。覈功過之實。因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恍惚如有慾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忽已二十三年。自今不復近附於君矣。少玄自是獨居靜室。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恭既解印。與陟俱家于洛陽。一日。少玄詣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四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敢不救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少玄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須臾有

三朱衣自空而來。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經月餘。少玄語隱曰。王清真
侶。將復召子為玉皇左侍書。將欲返神。還于無形。余留詩一首以遺子。子
當記之。其詩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無上之仙。含影藏形。出於
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則真。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百歲
之後。空餘墳丘。後恭以誦黃庭內景之功。果獲延壽。

晉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
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眾流之所侵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
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
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昌遐
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圍繞我者。非禍患殃咎。蓋經中所謂金精猛獸
侍衛是經也。

唐尹言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潔身持戒。崇道慕善。孜孜
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諷念。為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
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

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
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
兒女聞之。嗚咽感動。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
契為骨肉。黃冠犯闕之前。其二家皆在。

宋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
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帶出閑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
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情切。發心命工刊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
王淨魂魄。再投母胎。復為兒子。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已卯春有妊。至于
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岩縣定光觀黃籙普度大會附薦所。同亡男王
淨共轎歸家。夢覺胎妊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生一男子。捨在東嶽行
宮。取名師回。至乙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刊感應
篇板。病則繼痊。

宋張道人。不記其名。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落於嘉眉黎雅
間。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慶元元年夏六月。雲遊至雅安。有一

茶肆日供齋饌。命道人念誦此經。雖為至誠轉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為愧。數日前以疾卧於此。其月十二日早。忽然困絕。初死之時。見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上。遂引至前。問曰。你在生之日。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道人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令還人間。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時學諭宋子止見之。道人具言其事。復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此。乞為作一方便。以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奉道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乃知太上感應篇其為冥司取重如此。

宋簡州進士王熙。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為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太上感應篇。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從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眾聚。有繫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呼巽姓名。曰。太上聖訓。汝既面覩。切宜遵奉。從此當持法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遂終身崇奉不怠。

宋黃巖縣進士楊琛。觀刊感應篇。遂占助一板。甲子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二甲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板樣。請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板。丁酉春。板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板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慶。且無少艱。

宋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遇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

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咒。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震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咒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嘯而來。欲飲神。昨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

昔有開食肆者。死為陰府追去。冥官殿下。猪羊鵝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鑊。臭穢羹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寶誥。王即下拜。諸畜盡皆退去。鑊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冤債俱獲超度矣。更延半紀。可還人間。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為護身符也。

宋樂平留田院僧仲脩。姓李氏。持戒頗謹。最善談誦孔雀經。僧輩罕能之。以故邀請相繼。院近大溪。有寒橋。既峻且險。往來之人。常懼墜溺之厄。近住富者。視如他境。莫肯脩治。仲脩每過時。諷大悲咒一遍。及稱當界土地。生歡喜七聲而去。一夕獨歸。聞有人相語。李大師來。已是十分醉。如何過得此橋。有荅曰。吾曹謝他回向多。合為致力。於是或扶其前。或策其後。暨到彼岸。仲脩因禮謝之。見累累然。皆跳入水中。方悟為鬼物。謝其經卷之賜云。

宋鄱陽大塘湖洪媪。為其子納一幼婦。年十四歲。俗稱為童養者也。媪每夕挾之同寢。嘗以五更自起。開房後小門。登廁。至曉不還。媪尋叫不已。仍邀集鄰伍。徧處搜討。更不可得。遂往和眾坊。從黃見鬼山人占課。影黃畫兩鬼。執一人云。此女只在住屋後。須急去尋。若過酉時。便落空亡矣。於是奔而歸。又不見。鄰叟汪公者。素誦消災咒。行坐弗舍。正把刀斫竹篠。作捕鰕簣。而吟誦喃喃。三滿多。母陀喃。忽聞篠內有人聲。就視之。乃覩女蹲坐其下。口鼻眼耳皆為黃泥塞汙。即報近眾救挈與歸。問所遇。曰。繞欲上廁。被兩箇婦人捉捺在篠叢裏。我望見婆與隣舍往來相覓。欲應答之間。兩婦人揜我口。做聲不出。未久。兩婦自相覷言。多有兵甲人馬來。放手走脫。今知是汪公神咒之力。若遲一時辰。定壞性命。思之甚可怕也。

唐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呪。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河北。有舡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包藏禍心乎。舡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費。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爾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供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洎夜秉燭。其徒悉已大鼻息也。乙慮有非為。默坐念呪。忽見舡人持一大斧刃。可長六七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自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揚聲云。彼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為拒閉。及明報縣。吏人引乙至。劫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呪之力。後五六月。汴州獲賊。問所以。云爾久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乙瘡雖破而不損骨。未幾平愈如故。此特如意輪呪之功也。

陳時川蜀中有一士登科者。因赴調投宿失道。至暮不遇店。一僕一馬懷

惶窘怯。忽見一野次。燈燭甚盛。羅列几案。五六客據坐。酒肉盈前。士就揖之。皆相顧有喜色。曰。我曹相聚。正恨冷落。得官人肯臨。可謂大幸。遂邀駐同飲。仍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處主席。且使著公服拜神。酌數盃。後一髯者起。白曰。敢問吾官所能。士曰。本書生。竊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長。固問之曰。實然。與諸君昧平生。遽蒙延接。苟有薄技。尚何隱之有。髯怒發語。抵突意。若不善。士佯起如廁。跨馬疾馳。彼亦不追。遂行三四十里。且五更。得孤寺扣門。僧出問故。即推之出。曰。切勿相累。事既至此。已無可奈何。士垂淚乞救。僧云。君於道釋二典。中有所習否。曰。粗記白傘蓋真言。僧曰。足矣。但堅坐金剛背後。僕馬莫相遠。若見異境。但誦此文。士如其戒。俄頃刀劍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又聞兵器戛擊。甲騎縱橫。而俱不能相向。迨天明。愈劇。逼暮方止。士飢渴憂危。始見僧來。招入寺。謂曰。此輩皆習南法。害人極多。每一歲必擇日具禮祭神。而餒其胙。然後較藝。或新得一法。彼此傳授。渠見君至。以為同業。故相待如此。既不如所欲。致謀加禍。昨日吾所不敢納君者。畏其遷怒也。今不得有所施。彼諸人行

且自促豐咎。他日當知之。留至明日登途。沿路戈甲斧劍以千萬計。悉剪紙所為者。白傘蓋者。三千一百三十字。在諸呪中。最為難讀。頗與孔雀明王經相似。僧徒亦罕有能誦習者。故妖魔外道敬畏之云。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為業。嘗得白龜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須不可忍。眉鬚手足皆墮落。未即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汝可迴心念大。悲真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爾後瘡痍漸復。手足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為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宮。建立精舍住持。南齊瑞安士人曹鼓。字覺老。少出家為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住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鼓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為計。但晝夜持誦消災呪。一日誦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鼓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光如雷轟。失所之疾遂愈。

宋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肄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壓。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為苦。或詢之。荅曰。被人捽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徙於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賺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於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即所謂唵摩呢連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為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薦奉之。秘其事。

宋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從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惟端坐持呪。殊不之顧。婦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乃默然。斂容趨去。遂不見。

宋全州朱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呪。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

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灾殃化為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

宋天竺悟法師錢塘人每誦呪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如之。未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文穆王公擬達天聰悟曰此非常之事小子將助之乃繪千手像誦大悲密語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未幾公薨悟益加精勵晝夜不疲越歲乃克如志悟遂答前誓新盡死在袈裟覆體儼然如生衆咸異之慈雲再積香木焚乃方壞舍利無數。

昔僧寶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請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興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部下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曾誠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宋廬山李商老因脩造犯土舉家病腫求醫不効乃淨掃室宇骨肉各令齋心焚香持誦消灾呪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夜夢白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旋沒去翌日大小皆無恙志誠所感速如影響非佛力能如是乎。

唐賢首國師謂塵律師云賢安坊中郭神亮暴亡七日方蘇當時被使者追至平等王處問罪訖引至地獄中見一僧教誦一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亮連誦數遍同受罪者數萬人皆脫地獄國師云此華嚴第四會中偈也塵遂取經檢之果見十行偈中最後偈也。

唐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居家常誦大悲神呪一日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鷲獸璨怖懼不已既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於面前繞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手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璨恐悸尤極舊嘗諷大悲神呪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徧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

宋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身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瘳。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鍾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為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穉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真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曜沒中邊。聽偈已。再拜而去。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為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後三十餘軀。亦皆烏鳶梟鴟之類。所為也。投之溪流。其恠遂絕。

唐彭城劉載之。儒家子。脩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

氣怯懦。每驚魘鬼。往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今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葷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俯尚。自是無復魘悸矣。寇陷長安。在宣揚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劍。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寢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環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褒袖。云大帝君。令於賓。字憇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大帝君所主何國。某未曾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大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大帝君也。上理北極。下統艷都。陰境帝君。乃大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大帝之元帥也。吾子真心北元尊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大帝閱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迷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顙謝恩於闕下。命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話其事。是則大帝之昭監。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唐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咒。每入雙流市。皆符卜。得錢須沽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敢正視者。道珂因飲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咒。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眎之。無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雞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赴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嚙拽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咒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咒。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擎蒜同行。神兵遠其臭穢。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擎蒜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咒。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咒。我知非

白馬神。乃狐狸精。恠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咒。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眎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而斃。自後寂然無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咒。勿得食蒜。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故能誅滅妖怪也。

晉釋慧叡。異州人。執節清峻。參學遊方。至南天竺國界。殊方異典。無不洞曉。秦主姚興召見。睹其風韻。含吐即大激賞。稱為四海領袖。昔法護譯正法華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妙法華至此。乃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解高出若此也。翻譯纔畢。命叡講之。叡乃品酌幽玄。開為九轍。昏聖相扣。轍即序品。二涉教歸真轍。為上根人。三興類潛彰轍。為中根人。四述今通昔轍。中根領解。五彰因進悟轍。為下根人。六贊揚行李轍。即法師品。七本迹無生轍。多寶不滅為本。釋迦不生為迹。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八舉因徵果轍。即湧出壽量品。九稱揚遠濟轍。即隨喜品。已下讚經流通也。叡又著經序。

見大藏本經。又有二十八品生起。荆溪師稱大有眉目。師回向弘贊善利。願生西方。臨終之日。洗浴更衣。燒香禮拜。合掌向西坐卒。時見五色香雲從房而出。久之乃沒。

梁釋慧韶。年十二。出家具戒。遊京聽講。以義淺。乃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勝。當夕。夢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從學必踐深極矣。後梁武陵王鎮蜀。請於龍淵寺講。見一青衣神拜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後法化盛行。是年七月。告眾安坐而逝。唐釋自覺。居平山重林院。為鬼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祥感。常發四十八願。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眾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覺首曰。守願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如像前跏趺而化。

唐梓州僧智通。俗姓陳。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專誦法華。并以講授。

住牛頭山。威儀奉戒。常有雙鶴來聽說法。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貞觀中。別眾而卒。合寺房堂悉皆震動。變作白色。經一食頃。

唐濩澤縣李錄事立。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時見一鬼。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立常親獲見聞。遂筆記之。

隋釋貞觀。姓范。錢唐人。其母以誦藥師觀音求嗣。得師。師少有節操。舌紫羅紋。手現奇相。誦法華經。日終一卷。後師聽律。超勝前輩。後於霽隱山建南天竺寺。居焉。常講法華。以為心要。每盥洗遺滴。地不為濡。人皆異之。一日。臯亭神請講法華。感神捨祠為寺。有司馬李子深請講涅槃。至現病品。夢二人把旛告云。淨居天遣迎。續便卧疾。夢與智者同輦。翼佛還山。覺而嘆曰。昔謂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驗。生期畢矣。乃啓手足。時聞空中伎樂之聲。至于中夜。跏趺而寂。

唐僧鴻楚。永嘉人也。楚與昆弟器度宏遠。皆樂出俗。誦習蓮經。時大雲寺。

荒墟音撫昭宗勅重構締師主成之就而講習梁太祖賜紫衣師號師讓而不受師立性寬慈面無愠色目不邪視言不妄發講法華經至五十遍一時講堂忽生蓮華一朵重跗覆葉香氣芬芬音訖衆驟稱異又刺血寫是經一部永嘉世世寶之

隋僧法安止達元寺聽寵法師講博通玄要又長誦法華講四十餘遍忽於講座四角生華一叢有十餘枝黃白相間長五六寸狀似蓮華香光敷藹音委切或者疑是蒸潤所生又過數日復於都講牀側及大衆坐處生八九華經一月方萎悴道俗聚觀咸言講經之瑞

隋僧惠向姓劉氏常誦法華經兼解深義後至淮陽江都止故亭村衆請講是經時年一百一歲顏色猶壯忽告衆曰吾其去矣言訖合掌端坐長往即瘞于銅山後樵人每於葬所聞誦經之聲一日司馬趙恪取道于傍顧見蓮華一朵驚問村人乃云是向師之塚恪乃令人掘之見白骨一聚唯舌宛然赤色其蓮根從舌生焉

隋僧灌頂總持生於章安吳氏始三歲時便能隨母稱三寶名時共驚異因立小字名曰非凡入道能日記萬言晚止稱心精舍長講法華化流囂俗神用無方時有法龍村人去山三十里染患將絕其子奔來求救師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病者遙聞香氣即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清溪人徑不通師往觀覽留連不捨乃發誓曰若使斯地夷坦吾當來此講法華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湧平如玉鏡師償先志乃往講焉又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寇劫掠師撞鐘就講賊入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文餘因爾退散師以貞觀六年於國清示疾而室有異香告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烟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言已而逝

唐僧功迥俗姓邊氏六歲乞從佛慈親奇之口授觀音經即通十六遂其志因入泰山事弘法師迥曰拱默山林乃一途獨善至於維持餘寄非化誘不行遂南參止汴慧福寺專以法華為時要撰疏五卷鎮常講敷每講至藥草喻品天必降雨人皆奇之所講法華始末計五十遍兼講餘經未易悉舉後竟終於是寺未終之日乃有異香光明迥觀之曰願承此瑞往生淨國所飲井水終時偶竭殯經數日水還彌滿

宋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後。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每期方便正脩。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華言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日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眾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眾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為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遠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睹師道行。即補為管內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唐僧法融。俗姓韋。潤州人也。家世業儒。博通書史。然無經世意。一日偶閱般若。若曉達真空。乃棄儒窟入茅山。改縫掖而披緇。探賸此道。二十年間。專精匪懈。貞觀中。於牛頭石室。為四眾百餘人講法華經。是時積雪滿階。忽於凝水中現華二朶。狀如芙蓉。粲同金色。凡七日方隱。又宰公蕭元善。請

講般若。感大地震動。鐘磬香檠。並皆搖颺。至於寺外。恬然不知。又劉禹錫作師塔碑曰。師之神功。感旱麓泉涌。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矧師住牛頭日。有百鳥銜花之供。時四祖信禪師。望彼山有瑞氣。訪之。果見公住菴。多有虎狼之跡。一言契悟。傳佛大法。自此應緣。講經皆致靈驗。

宋僧澄照。名畧。見先世裔。慈溪姓陳。生而敏銳。脫素於精進院。師授蓮經。一讀成誦。披緇已後。首入延慶明智之室。復升天竺慧覺之門。切問近思。一家教觀。莫不洞曉。眾請住寶林院。法華三大部。聯環講貫。授道無虛日。靖康春。大旱。師對龍天講經。即為三日之霖。百里歡呼。道俗感其神異。為光明幢以表識之。次遷延慶法席。恢揚祖教。戶外屢滿。紹興八年。退歸寶林。作終焉計。師化導外。唯以法華為心要。日課未嘗輟。通誦一萬部。方丈向深處築室。號妙蓮堂。安住其中。彌陀經復持四十七歲。正心淨業。可謂專注。後感微恙。為眾說法。安然而化。

宋朱仲振。居平江府虎丘寺前。寺中作佛會。眾皆來聽佛印禪師講演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朱因步入寺。見其男女分列兩廊。朱試聽問。師正說到

一切有為法。如夢。如泡。如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解脫極是。分曉。朱聞其言甚喜。心中亦悔不早來。次日午時。朱在宅中。偃息似夢。非夢。見一鬼使押六箇罪人。中一婦女。從門前過。朱隨其後行。次至一街巷。轉灣。有青布簾家。鬼使引罪人揭簾而入。徑至其厨下。見竈上有桶。罪人盡用鐵杓。舀桶內湯。喫。朱亦飢渴。欲舀其湯。被鬼使喝一聲。噉聽佛法之人。不得喫。因此驚覺。追思夢中。尋至其地。果見青簾。朱詣其宅。見一婦與丈夫對飲。朱進揖。因說夢中所見。未委使宅厨下。有何影響。丈夫云。方見妮子來報。竈下雌狗生六箇狗兒。五雄一雌。朱大驚異。後詣謝佛印禪師。言其曲折。師云。汝喜得日前聽經之力。豈不見鬼使分明說破聽佛法之人。不得喫。汝若當時不聽得。山僧說此數句佛法。一時喫了桶內迷魂湯。陽間便放命。就入狗胎。化為畜生身矣。朱因師撥轉。省悟。遂禮拜。請得金剛經一卷。歸家受持。寒暑不輟。身體輕健。兩子雙補。入太學。年八十九歲。忽發書。請長老闔寺僧眾。及道友。八月十五日。就家庭啟建金剛經會。會罷。朱請大眾入園內。閑遊行。到後園。有古松處。朱索紙筆作頌。身體漸漸騰空。徑上樹梢枝上。辭謝大眾。及眷屬等。立化而逝。

元建寧路劉屠。性狠。屠宰為業。一日侵晨。持刀正於按上賣肉。有頭陀道者。沿路敲磬誦金剛經教化。至劉屠門前。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劉屠若有所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

宋婺州僧道隆。雲游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為不常。但呼為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夢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今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為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灾。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瀉山和尚示眾。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眾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為作偈。即於坐成頌云。牛兒牛兒。知不知。昨夜三更夢見伊。汝既殷勤求懺悔。吾當為汝說無為。牛兒牛兒。知不知。插尾頭中怨阿誰。緣汝生前貪愛重。致令今日落便宜。牛兒牛兒。

知不知本性何嘗有悟迷。拽轉頭來觀自己。頂門一竅鎮長熙。牛兒牛兒
知不知。擺尾搖頭更是誰。七佛祖師同此體。聖凡不隔一毫釐。牛兒牛兒
知不知。兀兀騰騰世所希。此去雪山田地穩。甘泉充渴草充飢。牛兒牛兒
知不知。佛祖難為正面窺。明月光中留不住。白雲影裏弄蹄歸。受記纔畢
即隨隆。歸能仁。觀者日以千數。牛見人俛首不食。為羞。龍能。寓客司馬逃
亦作兩頌曰。六塵荒却自心田。受業貪情似索牽。當日眼睛隨物轉。如今
鼻孔被人穿。今朝撞着主人翁。彈指聲中業已空。從此鞭繩都放下。夕陽
江上卧秋風。歲除夜半忽。姍隆又夢來謝。遂領眾親為然。炬爇之。且說偈
曰。正當臘月三十夜。荷汝殷勤來報謝。告言已得脫輪迴。更沒新冤并舊
債。牛兒子。真可恠。知汝罪大福亦大。罪大當頭插尾巴。福大遇吾親說戒。
形類雖殊佛性同。便於言下能領解。從茲水草已忘食。平步雪山無狹隘。
贈汝一把三昧火。頭角及毛俱脫卸。本來面目露堂堂。光明照徹塵沙界。
說偈已遂焚之。

隋蔡州蒯武安。有巨力。善弓矢。常射虎。曾有在高山南為暴者。遂往射之。

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虎皮來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中。及起
已化為虎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為。忽聞鍾聲處。知是僧舍。因往求救。果見
一僧正念金剛經。安但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其頭。忽爆炸巨聲。頭裂破
矣。安乃從中出。即述其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盡在。唯背
上有少虎毛。蓋先有灸瘡處也。安從此出家。專持金剛經。

元邵武路松林平。於至元庚寅間。彼處起金剛經會。每雲集善人。看經。羞
饌齋飯。忽一日。有一屠人從門首過。不免駐足。看諸人誦經。時眾請歸。裏
面喫齋飯。屠人云。不敢進。我身不淨。休去擔罪。善人皆云。不妨。遂進來。飯
罷。云。我不曾預會。反擾諸善人。後五日當捨一供。忽一日。有一人夢見有
七八人成隊入人家去。見屠人也入其家去。云。是莫有善事。只見彼一人
將屠人推出去。云。汝是金剛經會內之人。休得進此。至次日。省問。其一人
家生九箇猪子。死了一箇。其屠人死去一夜再甦。

昔迦羅池中。有一蛤兒聞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
眾圍繞聽佛說法。前詣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着蛤頭。蛤即命終。生

切利天。尋即思惟我先為畜。何因緣故。生此天宮。觀因於聽法。得此果報。時蛤天人。即承宮殿。往至佛所。禮謝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宋紹興初。石鰍伍氏有新婦。姓沈。定海江南人。稟性貞淑。善果自備。其姑每旦誦蓮經。婦則謹於事奉。凡展卷。則來聽受。或一二品。乃至一卷。久而不倦。一時感疾。即白姑曰。婆婆誦經。新婦獲聽。世緣告謝。不及奉侍。願他世諸佛會中。相見漫成一頌。乞傳之。平生快活。死也風流。最後一着。分付紫頭。言已。聳身加跌而殞。廼姑見其超脫。往白天童宏智禪師。師聞讚善。遂以已龕與之。洎後火化。餘骨中所謂堅固子者。瑩然無數。四眾見聞。稱嘆希有。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呼為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

昔有一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華言乞食周遍門室。無所一獲。次至長者家乞食。得齋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逢一射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為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子。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賣。荅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何為藏匿。殺生之罪。甚為不善。願持我食。質此狗子。令命得濟。卿福無量。其人荅曰。不能相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是乎。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抵突。不肯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挲。音吻呪願淚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共食。狗子命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分衛。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門足。

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為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諷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

昔佛在波羅柰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人。演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群鴈。聞佛說法。心深愛樂。緊迴而翔。來下聽法。時有獵師張施羅網。五百群鴈墮其網中。為諸獵師都悉所殺。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忽自長大。如八歲兒。端正殊妙。諸天身光。明曜宮殿。猶若寶山。便自念言。我修何福。得來生天。尋自觀察。知從鴈身。聞佛說法。心深信樂。垂此善心。即便命終。得來生此。便作是言。我等今者。當報佛恩。即共同時。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賫持香華。來詣佛所。供養世尊。供養已訖。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世尊。演說妙法。信樂心生。得生勝處。唯願世尊。慈愍我等。更為重說。開示道要。爾時世尊。即便為說種種法要。心開意解。五百天人。一時皆得須陀洹果。心懷歡喜。繞佛三匝。頂禮佛足。還詣天上。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華言淨行其所營務。耕

田為業。於其匹對。聘以為婦。足滿十月。生一男兒。名曰月光。年漸長大。與須達華言善施兒。出外觀看。到僧坊中。見諸比丘。勤加誦習。時婆羅門兒。即便

得聞一四句偈。深生敬信。即還歸家。去後七日。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昔鶴勒那名僧問二十二祖摩訶羅大士曰。我有何緣。鶴眾隨我。祖曰。汝昔嘗為比丘。赴會龍宮。汝弟子眾。咸欲隨後。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受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時汝即令其眾赴會。是諸弟子。福薄德微。墮於羽族。然已五劫。今乃轉受鶴身。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時諸鶴眾。聞偈俱得解脫。飛鳴而去。

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為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面貌端正。光相炳然。無有倫匹。自識宿命。知因此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即持天華。到比丘所。禮敬問

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知其委曲。即命令坐。為其說法。得須陀洹。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尚獲福報。豈況於人。信心聽法。寧無善報。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沙門歡喜。後作比丘尼。應得真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為僧檀越。也。眾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稟性黠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送。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聰黠。為說四諦。苦集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王天。彼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第。還復下至四天王天。四天王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天。後時命終。來生人中。出家

脩道得辟支佛

宋圓照本禪師。住淨慈日。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懺罪。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是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其母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

宋左街都監道士賈善翔。嘗至太清宮。眾請講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媪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目明。至醮之後。夢眾靈官傳太上命。為具仙服。為太清宮主者。數日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備載其事。

梁武帝皇后郗氏崩後數月。帝居寢殿。見后祈求功德。帝聞之。感激。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誌公對曰。唯禮佛懺滌。悃款方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撰悔文。共成十卷。皆采摭佛語。削去閑詞。為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羨。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

也。慈懃致謝。言訖不見。

宋僧道深。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彌陀懺宴坐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每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一日示疾。願平日一毫之善。回向淨土。集眾諷觀音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幽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宋襄陽天仙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携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扇殿門。七日乃開。至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閱其無人。有二白鴿。翩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竒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摹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為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尺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墮。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禦侮於像法事者。怒其

慢瀆耳。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末年。杯渡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涕。以為不祥。即加剗割。鹿懷一甕。尋當產育。就庖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慙愧。深起悔責。乃求杯渡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整捨家資。迴買此地。立為伽藍。華言衆園。謂僧寺也。尋夢神人語曰。以汝悔過造寺。鹿得託生。汝疾從此愈矣。

隋僧法喜。常行方等禮懺。有一雉來索命。神人斥之曰。法師當往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所脩行業。回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眾來迎。端坐而化。

宋僧淨觀。居嘉禾。寂光菴。脩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紅華。次日黃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眾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

宋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晚年篤意淨土。禮懺一會。念

佛萬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兩手結印而化。

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經。無虛日。晨昏脩彌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宋李思一。暴死。經日乃蘇。言見冥官云。汝年十九時。嘗害生命。一日在安州。旻法師會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害。官追旻師。有答旻生金粟界。不可追。且放還家。即甦。有僧元通。為禮佛懺悔罪愆。至晚又死。明日還蘇。云。冥官喜曰。還家大作福德矣。又旻師遣僧來說。思一此時。不曾殺害。遂即放還。

宋僧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脩大悲懺。至九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脩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乃合掌西望而逝。

宋僧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咒。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哭慟懇告。願垂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宋僧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集百人脩法華懺。又嘗與郡守章郇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眾訣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啓塔。尊容如生。有蓮華產于塔前。

晉僧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言而不改。至第七夕。便覺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誦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永和中卒於河北。

宋僧師安。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脩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昕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言訖。即端坐而化。

唐懿宗朝有悟達國師知玄者。未顯時嘗與一僧邂逅於京師。忘其所寓之地。其僧乃患迦摩羅疾。癱瘓衆皆惡之。而知玄與之為隣。時時顧問。略無厭色。日分袂。其僧感其風義。祝之曰。子向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壘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為誌。後悟達國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法座。息渥甚厚。自爾忽生人面瘡於膝上。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徧召名醫。皆拱手默默。因記昔日同住僧之語。竟入山相尋。值天色已晚。徬徨四顧。乃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期約之不誣。即趨其所。崇樓廣殿。金碧交輝。其僧立於門首。顧接甚歡。日留宿。遂以所苦告之。彼云無傷也。巖下有泉。明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問其人面瘡。遂大呼未可洗。公識達深遠。考究古今。曾讀西漢書。素盞晁錯傳。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素盞殺晁錯乎。公即素盞。吾即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寃為何如。執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賚過奢。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害之。今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與汝為寃矣。悟達聞之。凜然。魂不住體。連忙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甦。自此其瘡遂愈。乃知聖賢混跡。非凡情所測。再欲瞻敬。回顧寺宇。不可復見。曰。卓菴其所。遂成招提。迨於宋朝。至道年中。賜名至德禪寺。有高僧信師古作記。紀其事甚詳。悟達當時感其殊異。深思積世之寃。非遇聖人。何由得釋。因述為懺法。朝夕禮誦。後傳播天下。今之懺文三卷者。乃斯文也。蓋取三昧水洗寃業為義。命名曰水懺。此悟達感迦諾迦之異應。正名立義。報本而為之云耳。

隋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暮月。遂行脩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脩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起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咨受脩習。夙夜不怠。

隋東川釋慧曇。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

從之自結夏以來。嘗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將昇草座。失曇所在。大眾以斯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冢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曇。改變布薩。妄充豎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回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眾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屢示嘉祥。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異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光興寺。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罷衣。迄至四十。歲暮之久。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恐。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致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

齋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元至正庚子。定海白沙夏太三。以運糧如大都。溺海死。後十六年。當國朝洪武乙卯。其妻陳氏與子善。追念太三。性稟酷暴。馭下少恩。死於非命。孤魂沉滯。曷由昇濟。遂歛資來鄞之十字港菴。嚴設道場。延淨行僧十人。請叶萬宗主之。脩禮梁皇懺法。陳氏虔懇懇至。初入道眾。聽敷陳。無不感泣。是日禮二卷。至中夜少就寢。有僧宜便。忽驚呻寐。語撼之不寤。惟見其多辛苦憂怖狀。於是萬宗等懼其不甦。悉起持呪良久。疾呼之。乃甦。問故。惟泣而已。再問。乃言曰。有神人若韋天冠帶。甚嚴。逼令我同取夏太三。來此受薦。道經蟹浦。神威凜凜。行者遠避。備歷諸險。臨大海。見鬼物戰戰。充湍大海。可怖。神人命我入海。提挈太三。太三首戴元帽。浮沉波浪間。既難着手。又有神勒要我錢。乃放。適有錢在我手中。與之。又盡力扶太三。將登岸。被汝等喚省。言訖。又泣。蓋苦於涉歷。然懺罪薦亡。無出此懺之功。國朝王興為都指揮僉事。家北京。篤於好善。崇信佛法。常持誦真言。洪武二十八年七月。卧病二十餘日。忽見二使者來。一髮鬚。班白。一年少。呼興

而告之曰。王有命召汝興。但覺奮然而起。隨二人往。行既久。遇已死老達。扭該呼之不應。始知已身亦已死。而精神如舊。復行。見路傍蘆葦。排列紅卓。上有諸品果肉菜。亦有歌舞者。眾相率來迎。舉酒勸興飲。興辭。其二使者亦却之。云。菩薩不飲。不必苦勸。眾皆慟哭。煩惱如是。迎者凡三。又到一大城門三重。皆裹以鐵葉。入城。見往來者不絕於道。皆用銅錢交易。亦有人家舍宇。一河橫亘東西。河之南有荷磚甃河岸者。有一男子偃卧于河北水邊。東首。蛆食其體。筋骨皆露。猶欲飲水狀。興問使者曰。此人口邊即有水。何以不能就飲。老使者答云。彼乃陽間一大財主。所享皆羨飲食。餘者寧棄之。不肯施與貧困之人。故受此惡報。興又問此人經幾時矣。老使者答云。已歷五百年。不曾得水飲。興又問何時可托生。老使者答云。再經四五百百年。不得托生。興復行。進一王城。見綠琉璃殿。前有紅漆橋三座。興由西邊橋到殿上。侍衛者皆帶弓箭。繖扇左右遮擁。前有大香爐。興行四拜禮畢。舉首望之。繖扇下微露衣裾。老使者云。今爾去見王。轉過東廂。復有綠琉璃殿。見五王皆衣青衣。鬚鬢班白。列坐殿上。興即拜。有一

王云。不須拜。菩薩爾來何為。興打一問訊云。王差人名我來。王云。誤召爾來。即索簿書閱之。謂興云。爾復有三十二年陽壽。可速回。興曰。問云。我再來時居於何處。試觀之。王語興云。菩薩居處在南邊寺裏。興即到寺中。見一長老。興四拜求攝受。見湯飯各一桶。往來人食之不盡。興問長老。此飯與湯往來人食不盡。其故何如。長老云。爾不能知。此是聖境之處。興別長老欲詰王相別。二使者不許。興直造王前。一王謂興云。菩薩爾何以不回。興云。我來見王。因問陽間常傳有十王。我但見五王。其五王復在何處。王云。爾所問良是。五王在上方。彼下降則我五王當上昇。呼左右急索茶與菩薩飲。茶至。五王各飲一鍾。以一鍾與興。興受而不飲。王云。爾不飲固是。但我所與茶飲之無妨。興隨飲訖。腹中便覺清涼。王又云。爾速回。就此相別。謂二使者云。爾二人還送菩薩回去。使者即引興復從原路回。向所見三處蘆葦。下羅列酒肴如舊。勸興食之。興不食。只與二使者食之。行經通州南門口。過到東嶽廟前。認是樞密院。轉角過來到家。二使者不肯進。興拽其衣云。爾隨我二三日勞甚。與爾茶飯及草鞋錢去。興令其在門外候。

興進門見燭明家人輩俱慟哭隣家長幼群聚並不見興興見已身在林
試推之體硬不可動復撥開雙眼興就入已身氣息漸出聞妻孥長幼
云爾衆人不必哭他已回必索何物興即云可取湯來飲湯至飲不下咽
興云二人候于外可取酒二甌肉二臠飯二椀紙錢二束與之燒紙訖飯
湯俱潑於地興復索湯飲之即下却云我回時日早暮家人輩云已三更
興云正午時到家爾輩何以云三更自此病即愈

